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六十九至七十一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六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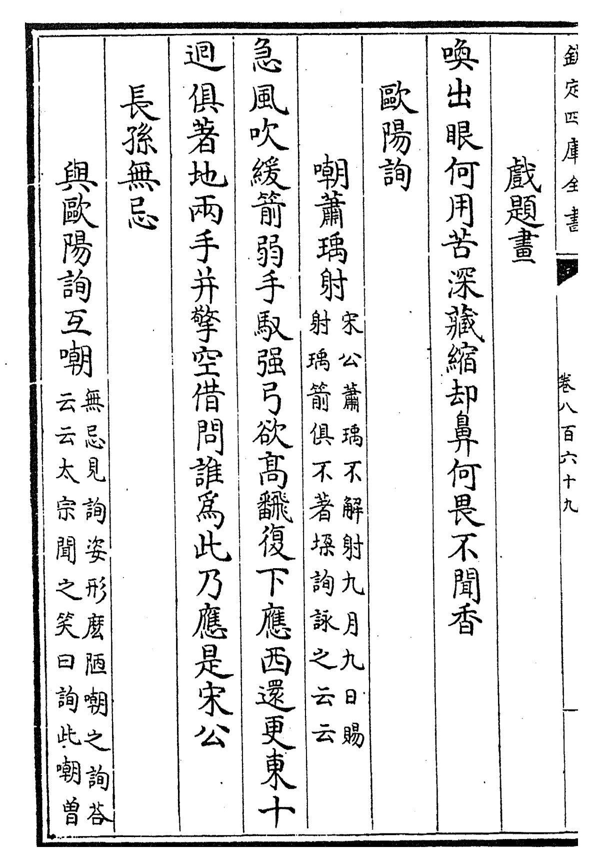
高祖

嘲蘇世長

世長嘗事僞鄭王世充爲行臺右僕射洛陽平歸國高祖與之有舊釋之授玉山屯監恩禮殊厚嘗嘲之云云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惟蒙屯監即日擢拜諫議大夫

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

睿宗



戲題畫

喚出眼何用苦深藏縮却鼻何畏不聞香

歐陽詢

嘲蕭瑀射 宋公蕭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瑀箭俱不著垛詢詠之云云

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强弓欲高飜復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著地兩手并擎空借問誰爲此乃應是宋公

長孫無忌

與歐陽詢互嘲 無忌見詢姿形麼陋嘲之詢答云云太宗聞之笑曰詢此嘲曾

不畏皇后邪無忌皇后凡也

聳膊成山字埋肩不（一作畏）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猢猻（無忌）

索頭連背暖漫（一作祱）襠畏肚寒只因心渾渾所以面團團（詢）

裴略

爲溫僕射嘲竹（宿衛裴略試判落第詣僕射溫彥博披訴不理略自云能嘲戲彥博回意與語指廳前竹令嘲應聲云云）

竹風吹青肅肅凌冬葉不凋經春子不𣫍虛心未得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一作竹冬月不肎凋夏月不肎𣫍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節目

又嘲屏牆彥博又令嘲屏牆略云云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即扳公筋何止傷膊博慙而與官

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

省吏

嘲崔左丞武德中清河崔善爲爲尚書左丞諸曹吏惡其聰察其入短傴嘲之云云

高祖勞之曰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高緯昏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下令求謗者謗遂止

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胷前別有頭

選人

嘲高士廉木履士廉掌選有選人自云解嘲謔士廉時著木履令嘲之應聲云云士廉笑而引之

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嗔高生兩箇齒自謂得勝人

裴玄智

書化度藏院壁　西京化度寺内有無盡藏院施捨日盛開國而後其積至不可勝計常使名僧監藏一分供天下伽藍修理之用一分施天下飢餧一分充舊供無遮之會城中士女有大車載錢帛捨之棄去不知姓名者貞觀中有道士裴玄智者嘗入寺灑埽十年有餘寺中觀其戒行修謹究是修行高人使之守藏一日潛走去不還寺衆驚异於玄智寢房内看壁上有詩四句盗去黄金不可知數竟莫知所之矣後武后移藏東都福光寺日久漸耗尋移歸本院至開元九年以所餘散京師諸寺藏遂絶焉

將肉遣狼守置骨向狗頭自非阿羅漢焉能免得偷　二首句一作放羊狼領下置骨狗前頭

賈昉

嘲許子儒（子儒舊任奉禮郎永徽中造國子學子儒經紀當有階級後不得階賈昉詠之云云）

不能專習禮虛心強覓階一年辭爵弁半歲履麻鞋瓦惡頻蒙攏（音國）牆虛屢被扠映樹便側睡過匱即放乖歲暮良工畢言是越朋儕今日綸言降方知愚計喝（口淮切）

梁寶

與趙神德互嘲（唐初梁寶好嘲戲因公行至貝州問佐史云此州趙神德甚能

嘲令召之寳甚黑神德兩眼俱赤因互嘲寳無以答謝遣之

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準則　寳

向者入門來案後惟見一挺墨　神德

宫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國　寳

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　神德

釋元康

與講師互詑　元康入京見一法師盛集徒衆講經與申問往返戲之云云講師亦復之蓋譏康之無生徒也康爲之解詞理更煥然太宗聞之詔入安國寺講

甘桃不結實苦李壓低枝　元康

輪王千箇子巷伯勿孫

兒講師

李縈

詠興善寺佛殿災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遞相非斥總章中興善寺爲火災所焚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縈因詠此縈巴西人也

道善何曾善言興且不興如來燒亦盡惟有一羣僧

張元一

敘可笑事 元一則天朝爲左司郎中善滑稽時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則天問元一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云云胡御史胡元禮也於是蕃人爲御史者尋改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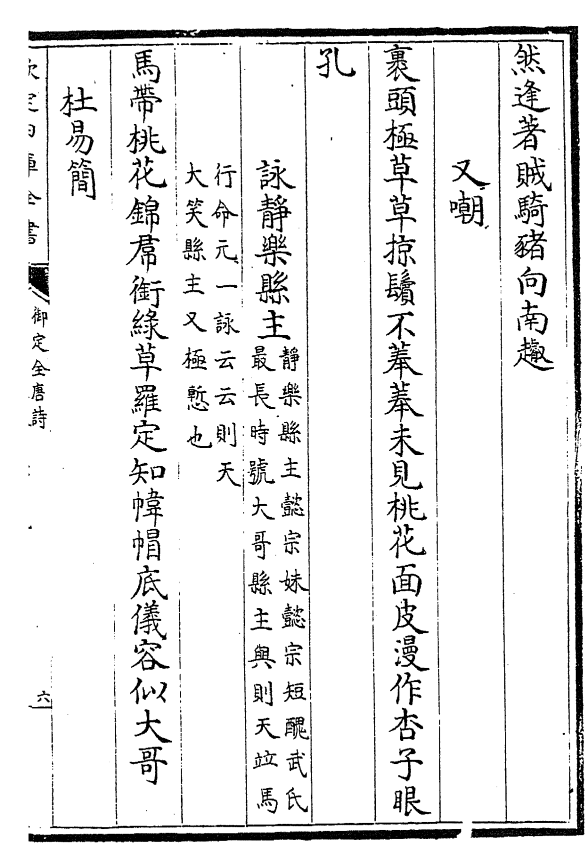
官

朱前疑著緑逯仁傑著朱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

嘲武懿宗

契丹寇幽州武懿宗統兵禦之至邠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云云則天未曉曰懿宗無馬耶元一曰騎猪夾豕也則天大笑懿宗曰此元一宿搆不是卒辭則天曰以韻與之懿宗曰請以苐韻元一應聲云云則天大悅懿宗極有慚色

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階驪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忽



然逢著賊騎豬向南趨

又嘲

裹頭極草草掠鬢不菶菶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

詠靜樂縣主 靜樂縣主懿宗妹懿宗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哥縣主與則天竝馬行命元一詠云云則天大笑縣主又極慙也

馬帶桃花錦帬銜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

杜易簡

嘲格輔元 格輔元拜監察遷殿中充使次龍門過盜行裝都盡袒被而坐監察御史杜易簡戲詠之云云

有恥宿龍門精彩先瞰渾眼瘦呈近店睡響徹遥林埒囊將舊識製被異新婚誰言驄馬使翻作蟄熊蹲

石抱忠 則天時撿校天官郎中

始平諧詩

平明發始平薄暮至何城庫塲朝雲上晃池夜月明略彴橋頭逢長史櫺星門外揖司兵一羣縣尉驢騾驟數

箇參軍鵝鴨行

梁載言

詠傳巖監祠 傳巖嘗在左臺監察中霤而中霤小祠無犧牲之禮比廻悵望曰初以爲大祠乃全踈薄殿中梁載言詠之云云

聞道監中霤初言是大祠很傍索傳馬偬動出安徽衛司無帟幕供膳乏鮮肥形容消瘦盡空往復空歸

劉行敏

嘲崔生 行敏長安令有崔生飲酒歸犯夜被武候執縛五更初猶未解行敏向朝至街

逢之與解縛因詠之云云

崔生犯夜行武候正嚴更幞頭拳下落髙髻掌中擎杖迹胷前出繩文腕後生愁人不惜夜隨意曉參横

又嘲楊文瓘 武陵公楊文瓘任戶部侍郎以能飲令宴蕃客渾王遂錯與延陀兒宴行敏詠之云云

武陵敬愛客終宴不知疲遣共渾王飲錯宴延陀兒始被鴻臚識終蒙御史知精神既如此長歎復何為

嘲李叔愼賀蘭僧伽杜善賢 善賢長安令三人皆黑

叔愼騎烏馬僧伽把漆弓喚取長安令共獵北山熊

陸子

嘲父

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判決其子嘲之送案褥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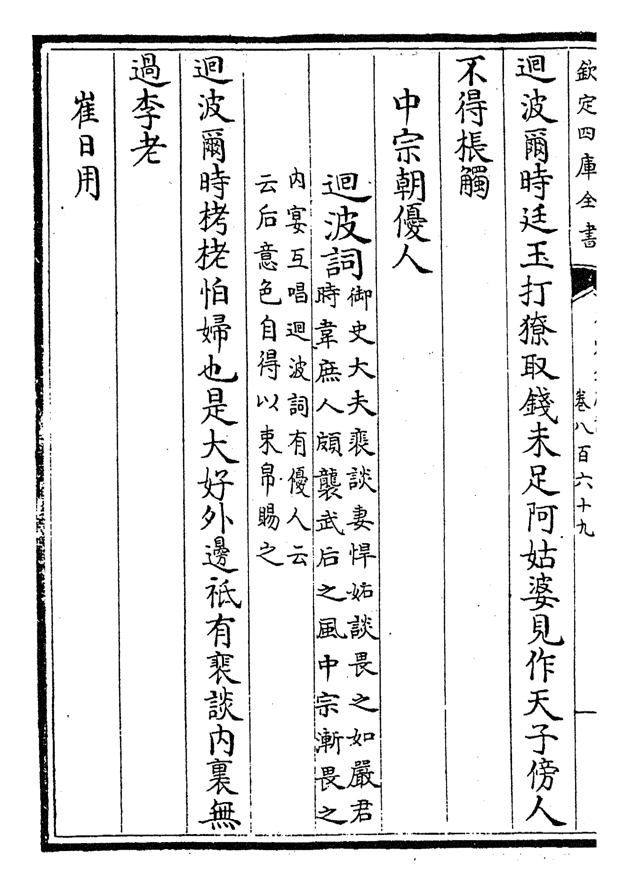
陸餘慶筆頭無力觜頭硬一朝受辭訟十日判不竟

先是人有嘲陸者云說事則喙長三寸判事則手重五斤

楊廷玉

則天表姪爲嘉興令貪猥無厭御史康訔推奏斷死敕免

迴波詞



迴波爾時廷玉打獠取錢未足阿姑婆見作天子傍人不得棖觸

中宗朝優人

迴波詞 御史大夫裴談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時韋庶人頗襲武后之風中宗漸畏之內宴互唱迴波詞有優人云云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

崔日用

乞金魚詞 日用為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因會宴日用撰詞云云中宗以金魚賜之

臺中鼠子直須諳信足跳梁上辟龕倚飜燈脂汚張五還來䰀帶報韓三莫浪語直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却貓兒相報賞

又賜宴自歌 中宗宴日用起舞自歌云云其日以日用兼修文館學士制曰日用書窮萬卷學富三冬日用舞蹈拜謝

東館總是鵷鸞南臺自多杞梓日用讀書萬卷何忍不

蒙學士墨制簾下出來微臣眼看喜死

吳人

詠癡 鄭愔曾罵選人爲癡漢選人曰僕是吳癡漢即是公愔令詠癡吳人云云愔本姓鄭改姓鄭時人號爲鄭鄭

楡兒復楡婦造屋兼造車十七八九夜還書復借書

封抱一

歇後 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用千字文語嘲之

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 說一

人有患側眼及翳又有患鼻齇者互嘲一云眼能日月盈爲有瞕根委一云不別似蘭斯都由雁門紫

麴崇裕

送司功入京

崇裕爲冀州參軍嘗有司功入京以詩送之云云司功日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

權龍襃

中宗時爲瀛州刺史

嶺南歸後獻詩

龍襃有何罪天恩放嶺南敕知無罪過追來與將軍 龍襃

初以親累遠貶泊歸獻此一云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追來今作右金吾

初到滄州呈州官

遥看滄海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觥州官

見此詩謂曰公有逸才褒曰不敢趁韻而已

秋日述懷

檐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蜋有時

參軍不曉其義請釋之褒曰鵶子檐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挂後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裏便轉集得野澤蜣蜋也

喜雨

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氤氳

皇太子夏日賜宴詩

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 太子援筆爲讚曰龍褒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

崔泰之

哭李嶠詩

臺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

隨司命鬼魄逐見閻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朝堂

蘇頲

詠尹字

頲幼年有京兆尹過父瓌命詠尹字

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張敬忠

詠王主敬

武德貞觀以來尚書郎吏兵部爲前行最爲要劇考功員外掌試貢舉人郎之最望者司門都比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後行閑簡先天中王主敬爲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當入省常望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云云膳部在省

中最東北隅故有此句

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踜蹬却落省牆東

韋鏗

嘲邵景蕭嵩

邵景擢第遷至右臺監察考功員外時神武即位景與殿中御史蕭嵩韋鏗俱升殿行事制出景嵩俱授朝散大夫而鏗無命景嵩貌皆類胡景鼻高而嵩鬚多同時服朱紱對立於庭鏗獨廉下竊窺而詠云云

一雙胡子著緋袍一箇鬚多一鼻高相對廳前捺且去聲立自慙身品世間毛

邵景

嘲韋鏗　他日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備列鏗忽風眩而倒鏗肥而短景詠之云云

飄風忽起團團旋倒地還如著脚槌莫怪殿上空行事却爲元非五品才

李休烈

詠毁天樞　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斤鐵一百三十餘萬斤于定鼎門内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紀革命之功下置鐵山銅龍負載獅子麒麟圍繞上有雲蓋施盤龍以托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熒煌光侔日月開元中詔毁

天樞發卒鎔鑠彌月不盡休烈爲洛陽尉賦詩以詠之先是有訛言云一條麻線挽天樞言其不經久也故休烈詩及之士庶莫不詠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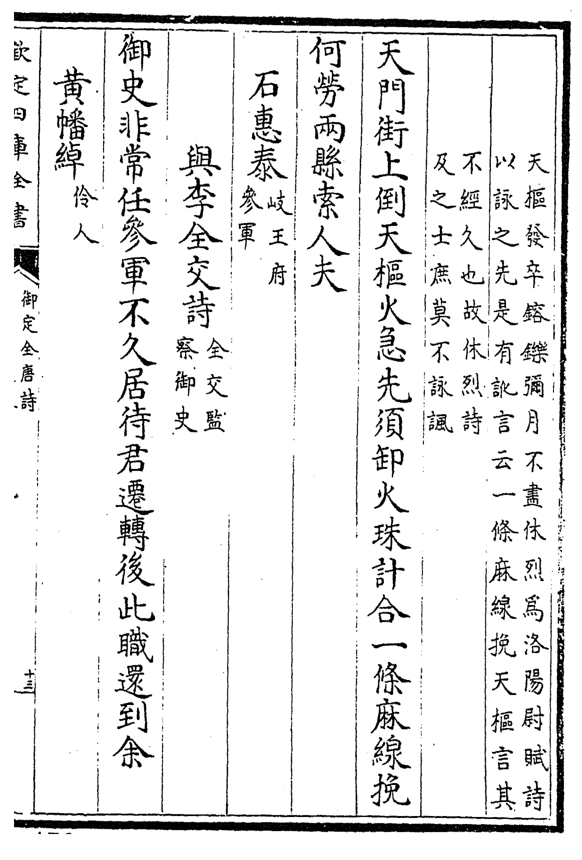
天門街上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計合一條麻線挽何勞兩縣索人夫

石惠泰岐王府參軍

與李全交詩全交監察御史

御史非常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還到余

黃幡綽伶人



嘲劉文樹　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辨善奏對明皇每嘉之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上令黄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密賂幡綽不言幡綽許而進嘲云云上知其遺賂大笑

可憐好箇劉文樹髭鬚共頦頤別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強似文樹

祖詠

尚書省門吟　開元中進士唱第尚書省落第者至省門散去詠吟云云

落去他兩兩三三戴帽子日暮祖侯吟一聲長安竹柏皆枯死

王昌齡

上馬當山神

開元中昌齡自吳抵京舟行至馬當山先有禱神備屬風便不能駐命使賫獻於廟及草履致於夫人題詩云云當市草履時兼市金錯刀一副貯履内忘取之并將往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三尺躍入舟中剖腹得刀焉

青驄一匹崐崘牽奏上大王不取錢直為猛風波滾驟莫恠昌齡不下船

張懷慶

竊李義府詩

棗強尉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李義府嘗賦詩云鏤月為歌扇裁

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懐慶乃爲詩云云

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　時人因爲懐慶語云活剥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賀知章

荅朝士　朝士以知章吳越人戲云南金復生中土知章賦詩云云

鈒鏤銀盤盛蛤蜊鏡湖蓴菜亂如絲鄉曲近來佳此味遮渠不道是吳兒

顧況

和知章詩

鈒鏤銀盤盛炒鰕鏡湖蓴菜亂如麻漢兒女嫁吳兒婦吳兒盡是漢兒爺

續茅山秀才吟 顧著作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得句久不得屬顧云云秀才以其無禮審知是況慙惕而退

駐馬上山阿 茅山秀才 風來屎氣多 況

史思明

櫻桃子詩 思明在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寄之因作詩同去詩成衆皆贊美之

曰此詩大佳若押作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字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

櫻桃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 至當作贄思明僭號以子朝義爲懷王周贄爲相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六十九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

高亭一作雲

讖元載詩上元間既平劉展租庸使元載以吳越雖兵荒後民產猶給乃召豪吏分宰列邑重斂之時人謂之白著言其役斂無名所著者皆公然明白無所嫌避一云世人謂酒酣爲白著既爲刻薄之役不堪其弊則必顚沛酩酊如醉者之著也渤海高亭有詩云云

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皆白著

賀遂涉

嘲趙謙光 唐省中諸郎中不自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不歷清資便拜崇品有似長征兵士便授邊遠果毅也時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為大理正遷戶部郎中

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亦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

趙謙光

荅賀遂涉 時遂涉為戶部員外謙光荅此

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熏唯愁員外置不應列星文

孔顒

上浙東孟尚書 浙東孟簡尚書六衙按覆囚徒其間一人自曰魯人孔顒獻詩

啓云偶尋長街柳陰吟詠忽被虞候拘縲數日責以罪名敢露血誠伏請申雪孟公立以賓客待之批其狀曰薛陟不知典教豈辨賢良驅遣健徒憑陵國士殊無畏憚輒恣威權飜成刺許之賓何异吠堯之犬然以久施公効尚息杖刑退補散將外鎮收管

有箇將軍不得名唯教健卒喝書生尚書近日清如鏡天子官街不許行

呂温

嘲柳州柳子厚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柳管依然在千秋柳拂天

嘲黔南觀察南卓 一云卓故人歙吕温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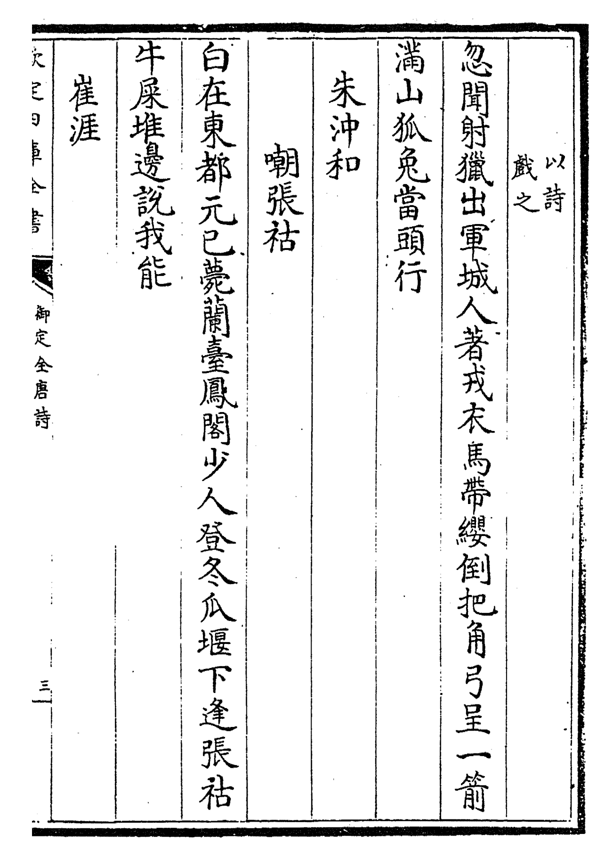
終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閒向南亭醉南風𮤑俗談 卓在黔南大更風俗凡是溪塢呼吸文字皆同秦漢之音故云

張祜

戲簡朱壇詩 祜客於丹徒有朱壇者輕俳侮慢祜之篇詠後壇與祜卷欲其潤飾之祜乃戲簡二十字欣而不悟厚爲餞别焉

昔人有玉盌擊之千里鳴今日覩斯文盌有當時聲

戲顔郎官騎獵詩 温州顔郎中儒士也不知弧矢之能張祜觀其騎獵馬上



以詩戲之

忽聞射獵出軍城人著戎衣馬帶纓倒把角弓呈一箭滿山狐兔當頭行

朱沖和

嘲張祜

白在東都元已薨蘭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祜牛屎堆邊說我能

崔涯

嘲妓 涯久游維揚有詩名每題詩倡肆立時傳誦聲價因之增減無不畏之

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崐崘兒

布袍披襖火燒氊紙補箜篌麻接弦更著一雙皮屐子

紇梯紇榻出門前

嘲李端端

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

崐崘山上月初明

覓得黃騮鞁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

一朵能行白牡丹端端得前詩憂之候涯使院飲回道傍再拜曰端端祇候幾郎伏望哀之乃重贈此飾之於是豪富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紅樓以爲笑樂

李宣古

詠崔雲娘

澧州宴酒糺崔雲娘貌瘦瘠每戲調舉罰衆賓兼侍歌聲自以爲郢人之妙李宣古當筵一詠遂至箝口

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嘯出歌遲只見一作怕肩侵鬢唯憂骨透皮不須當户立頭上有鍾馗只首兩頭蛇也

杜牧

嘲妓 牧罷宣州幕經陝有酒糺妓肥碩牧贈此詩一作崔立言詩

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裩瓦官寺裏逢行跡寺有大佛跡華嶽山前見掌痕不須惆悵憂難嫁待與將書問樂坤

盧肇

嘲游使君 夔州游使符邀客看花而不飲至令荆襄花下斟茶者吟此戲焉

白帝城頭二月時忍教清醒看花枝莫言世上無袁許

客子由來是相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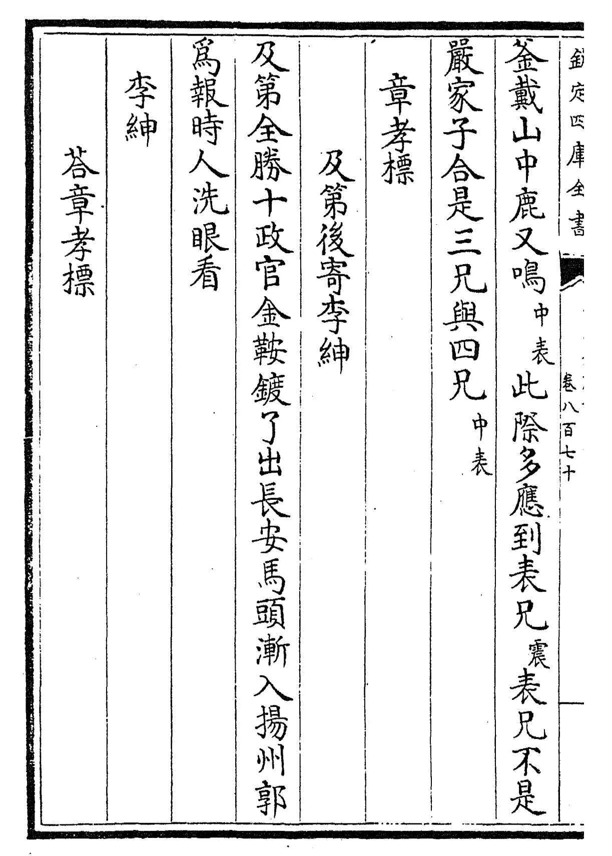
韋蟾

嘲李瑒題名 蟾爲左丞至長樂驛見李瑒給事題名走筆書其側云云

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因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記姓名

嚴震

聞鹿鳴互詎 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殞一日聞鹿鳴有中表在坐相詎云云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



釜戴山中鹿又鳴中表此際多應到表兄震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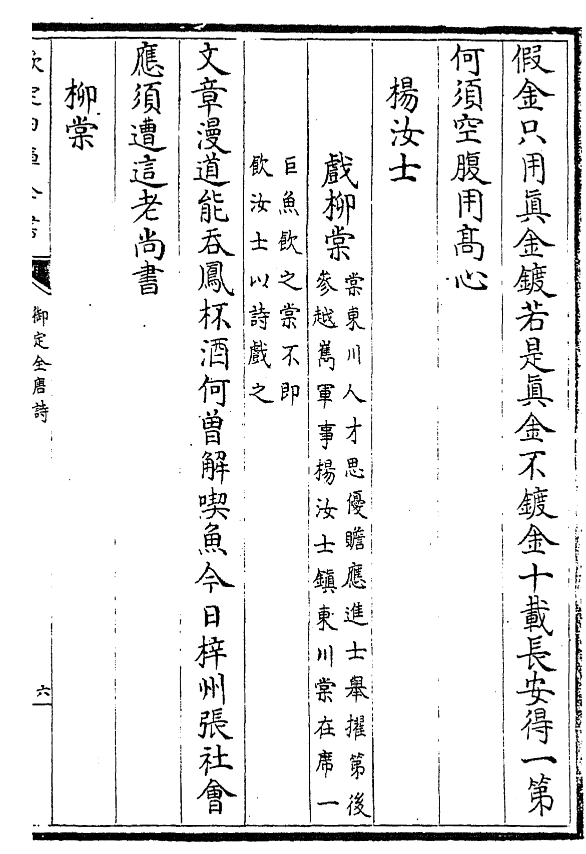
章孝標

及第後寄李紳

及第全勝十政官金鞍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

李紳

荅章孝標



假金只用眞金鍍若是眞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
何須空腹用高心

楊汝士

戲柳棠 棠東川人才思優贍應進士舉擢第後參越嶲軍事楊汝士鎭東川棠在席一巨魚飲之棠不即飲汝士以詩戲之

文章漫道能吞鳳杯酒何曾解喫魚今日梓州張社會
應須遭這老尚書

柳棠

答楊尚書

未向燕臺逢厚禮幸因社會接餘歡一魚喫了終無媿鯤化爲鵬也不難

又忤楊尚書詩

崇每於東川席上狂縱日甚以詩忤楊公云云公怒爲書讓其座主高鍇侍郎曰柳崇者兇悖嚚傲識者惡之狡過仲容才非犬子膺門之貴豈宜有此生二公以書往返詰難崇不任其憂惕

靖安李相宗閔也楊之中外昆弟

莫言名位未相儔風月何曾阻獻酬前輩不須輕後輩靖安今日在衡州

朱澤

嘲郭凝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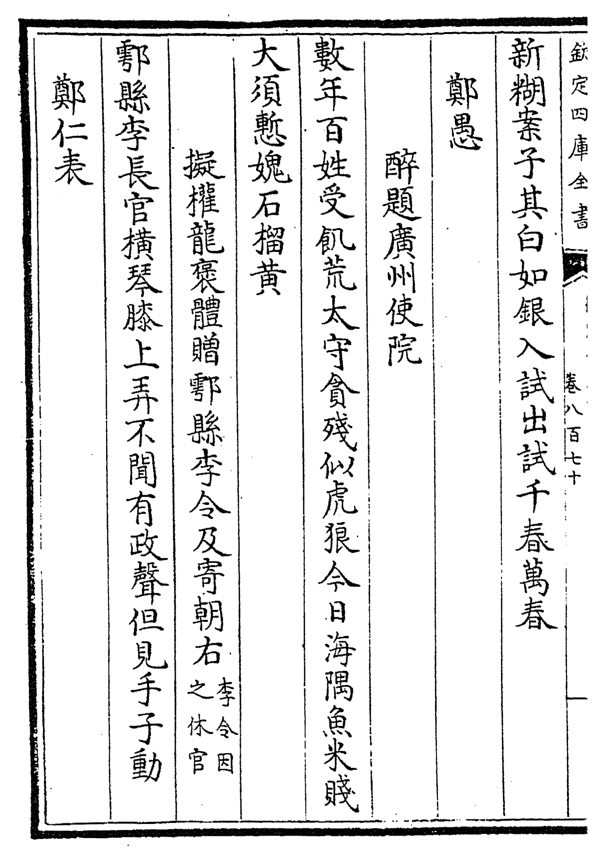
王軒嘗泊舟苧蘿山題浣紗石詩感西施見形與歡會蕭山郭凝素聞軒之遇每過浣紗溪口日夕長吟屢題詩於石寂爾無人進士朱澤嘲之凝素内恥無復斯遊

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鄭光業

紀中表試案

光業中表間有同入試者時舉子率以白紙糊案子光業潛紀之云云



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

鄭愚

醉題廣州使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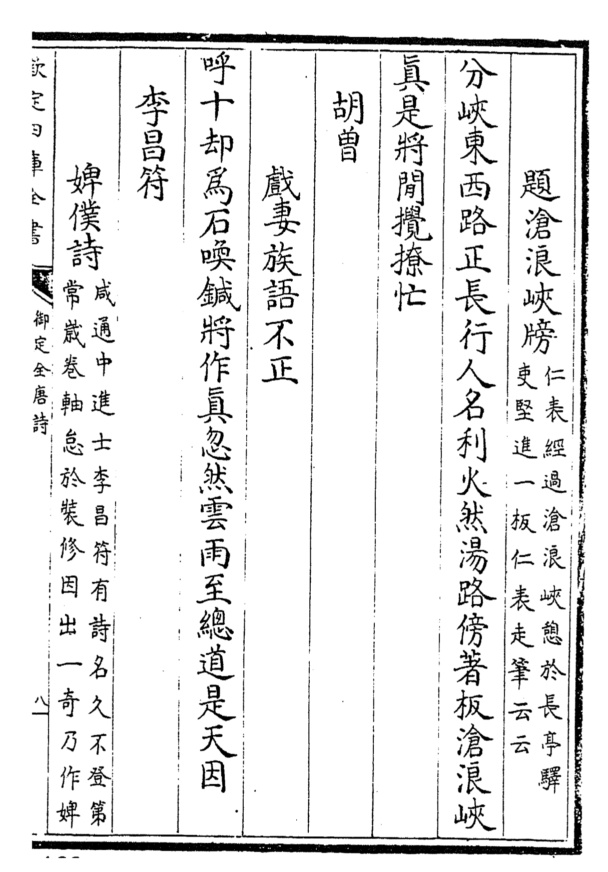
數年百姓受飢荒太守貪殘似虎狼今日海隅魚米賤

大須慙媿石榴黃

擬攉龍褒體贈鄠縣李令及寄朝右李令因之休官

鄠縣李長官橫琴膝上弄不聞有政聲但見手子動

鄭仁表



題滄浪峽牓 仁表經過滄浪峽憩於長亭驛吏堅進一板仁表走筆云云

分峽東西路正長行人名利火然湯路傍著板滄浪峽眞是將閒攪撩忙

胡曾

戲妻族語不正

呼十却爲石喚鍼將作眞忽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

李昌符

婢僕詩 咸通中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修因出一奇乃作婢

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諸篇皆中
婢僕之諱泱旬京域盛傳是年登第

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憂推道那家娘子臥

且留教住待梳頭

不論秋菊與春花箇箇能噇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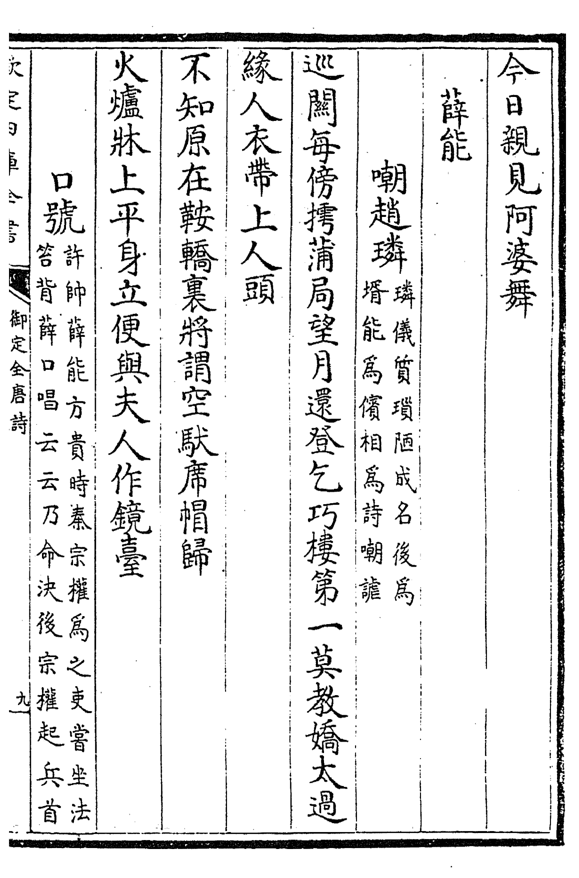
一名閑物要些些

孫子多

嘲鄭傪妓

鄭傪出妓宴趙紳而舞者年
老伶人孫子多獻口號云云

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人曾聞阿武婆



今日親見阿婆舞

薛能

嘲趙璘 璘儀質瑣陋成名後爲壻能爲儐相爲詩嘲謔

巡關每傍摴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
緣人衣帶上人頭

不知原在鞍轎裏將謂空馱席帽歸
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

口號 許帥薛能方貴時秦宗權爲之吏嘗坐法笞背薛口唱云云乃命決後宗權起兵首

捕薛令舉前詩續之云云遂害能

素脊鳴秋杖烏鞾響暮廳能刃飛三尺雪白日落文星

宗權

皮日休

嘲歸仁紹龜詩日休謁仁紹數往不得見因作詠龜詩云

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須徧都爲平生不出頭

詠螃蟹呈浙西從事

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

海龍王處也横行

鄭綮

題中書壁　綮爲相同列以爲忝竊每訕侮之乃題詩於中書壁云云

側坡蛆蜫蠕蟻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中無鈍無嘍囉

別廬州郡人　綮累官左司郎中家貧求郡爲廬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爲斂兵滿日有羸錢千緡寄州庫後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揚行密爲刺史送還之綮將去有別郡人詩云云

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

徐彦若

戲荅成汭

荆南成汭盜據渚宮尋即貢命宰相徐彦若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汭以嶺外黄茅瘴患者髮落戲曰黄茅瘴望相公保重徐荅以此蓋譏汭嘗爲僧也汭終身恥之

南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

崔立言

醉中謔浙江廉使

山夫留意向丹梯連帥邀來出藥畦常見浙東誇鏡水

鏡湖元在浙江西

韋鵬翼

戲題盱眙邵明府壁

豈肎閑尋竹徑行却嫌絲管好蛙聲自從煑鶴燒琴後背却青山臥月明

姚嵘

題大梁臨汴驛

近日侯門不重才莫將文藝擬爲媒相逢若要如膠漆

不是紅妝即撥灰

李日新

題仙娥驛

商山食店大悠悠陳鶡餢鑼古餸頭更有臺中牛肉炙

尚盤數臠紫光毬

柳逢

嘲染家 莆田縣有染家家富因醉毆凡至高標十木既歸鄉親爲會有秀才柳逢旅遊掇席主人不樂柳生怒而題壁染人遂與束帛贖其詩

紫綠終朝染因何不識非莆田竹木貴背負十柴歸

黎瓘

贈漳州崔使君鄉飲翫韻詩 麻衣黎瓘者南海狂生也游於漳州頻於席上喧酗鄉飲之日諸賔悉赴客司獨不召瓘瓘作翫韻詩贈崔使君坐中皆大笑崔使君馳騎迎之

慣向溪邊折柳楊因循行客到州漳無端觸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飲鄉

張保胤

示妓牓子 嶺南樂營子女席上戲賔客量情三木時保肴在幕府掌書記乃書牓子示諸妓云云

緑羅帬下標三棒紅粉顋邊淚兩行叉手向前咨大使這迴不敢惱兒郎

又留别同院 時謂張書記文彩縱横比之何遜人材瓌偉有似明皇及罷府北歸留詩戲諸同院聞者莫不大咍

憶昔當年富貴時如今頭腦尚依稀布袍破後思宫内錦袴穿時憶御床鶻子背鑽高力士嬋娟䶢畫太真妃

如今顋頷離南海恰似當時幸蜀時

陸巖夢

桂州筵上贈胡子女

自道風流不可攀却堪戲頟更頳顏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髙於華岳山舞態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繞梁間孟陽死後欲千載猶在佳人覔往還

李都

戲荅朝士

都爲荆南從事時有朝士寓書書蹤甚惡李戲荅此

華緘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横任意論應笑鍾張虚用力
却教羲獻枉勞魂惟堪愛惜爲珍寶不敢傳留誤子孫
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教吞

荆人

嘲僧惟恭 荆州僧惟恭常事酒博暇則誦經祈生安養同寺靈鼐跡頗類之荆人嘲之云云後恭感西方七人來迎出蓮花放異光而逝鼐亦悟改行爲高德云

靈鼐作晝業惟恭繼其跡地獄千萬重莫厭排頭入

馮道幕客

題酒戸修孔廟狀道鎭南陽郡中宣聖廟壞有酒戸十餘輩投狀乞修道未及判有幕客題狀後云云道遽罷其請出己俸重修

槐影參差覆杏壇儒門子弟盡髙官却教酒戸重修廟覔我慚惶也不難

李花開

孔廟口號李相穀嘗爲陳州防禦謁夫子廟見像在破屋中歎息久之伶人李花開趨進獻口號穀遽出俸修之

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戹於陳

馮暉

答妻 暉與周太祖相善微時與太祖就一道士雕刺以臍作瓮中作雁數隻太祖項上作雀及穀戒曰爾曹自愛雀銜穀雁出瓮是爾曹通顯時也後太祖登位暉秉旄所刺皆驗先是暉貧過寒食妻詈曰節到也如何辦得暉捫腹云云

休説辦不辦且看瓮裏飛出雁

李濤

題僧院 濤性滑稽布衣之時往來京洛間泥水闕有不動尊院中有僧不出院十餘載每過必省之未幾寺焚僧散再過之但有門扉而已因題詩云云

走却坐禪客移將不動尊世間顛倒事八萬四千門

楊苧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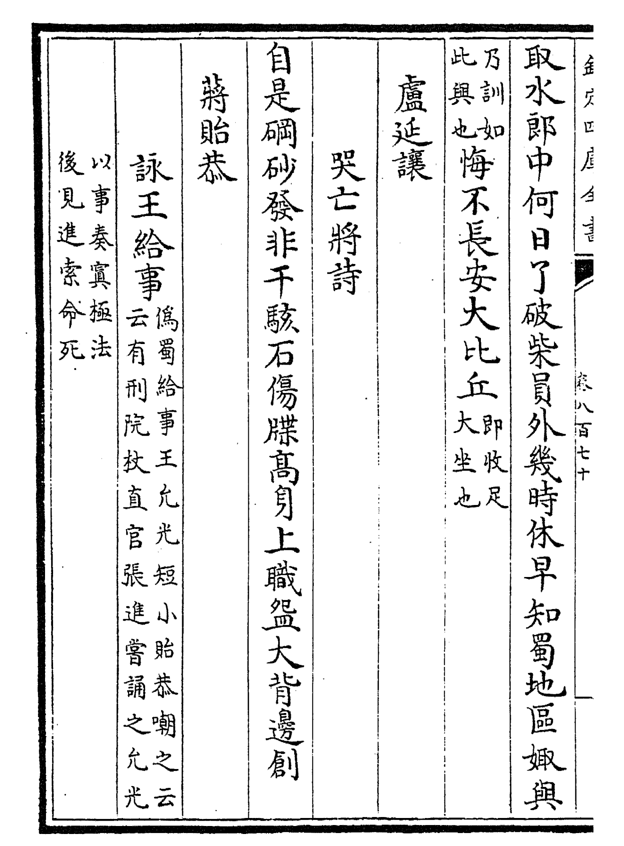
詠垂絲蜘蛛嘲雲辨僧 洛陽歌婦楊苧蘿聰慧有才思楊凝式甚憐之

時有講經僧雲辨在座忽擔前蜘蛛垂絲而下正對苧蘿與僧前楊笑謂苧蘿試嘲得著師奉絹五匹苧蘿應聲成辨體充肚大故云楊見詩絕倒大呌和尚將絹來辨懃且笑奉之如數

喫得肚嬰撐尋思繞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衆生

馮涓

自嘲絕句 涓蜀城析骸之際幾至殆殍投鬻米家活有絕句云



取水郎中何日了破柴員外幾時休早知蜀地區娵與乃訓如此與也悔不長安大比丘即收足大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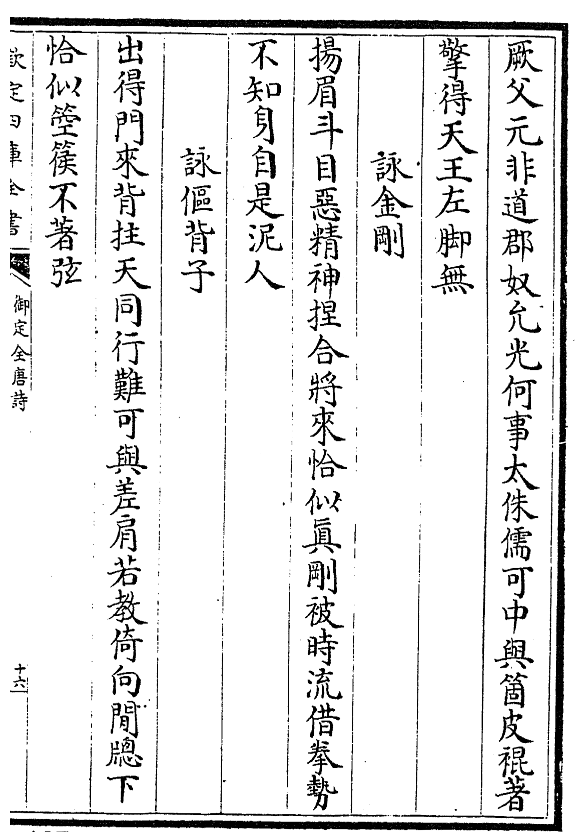
盧延讓

哭亡將詩

自是硇砂發非干駭石傷牒高身上職盌大背邊創

蔣貽恭

詠王給事偽蜀給事王允光短小貽恭嘲之云云有刑院杖直官張進嘗誦之允光以事奏寘極法後見進索命死



厥父元非道郡奴允光何事太侏儒可中與箇皮裩著

擎得天王左脚無

詠金剛

揚眉斗目惡精神捏合將來恰似真剛被時流借拳勢

不知身自是泥人

詠傴背子

出得門來背拄天同行難可與差肩若教倚向閒𥦗下

恰似箜篌不著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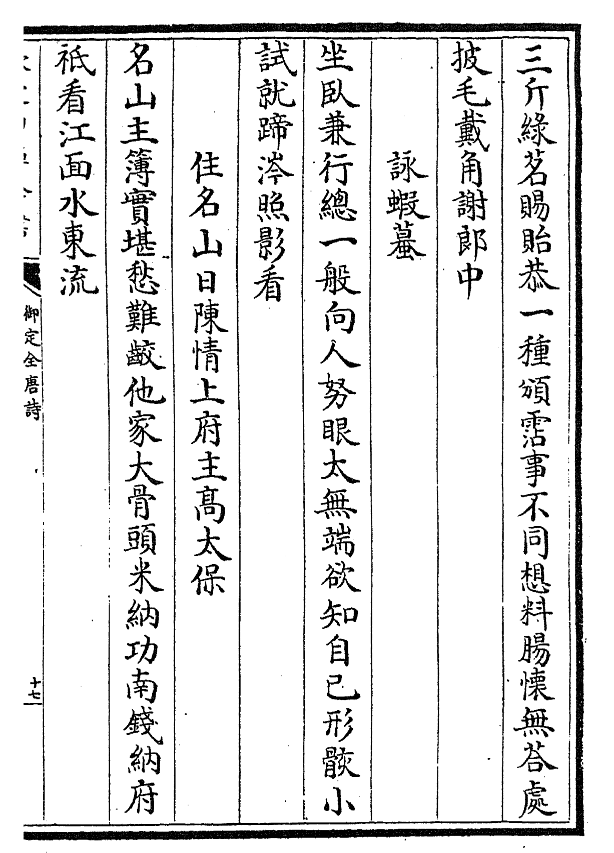
詠安仁宰擣蒜

安仁縣令好誅求百姓脂膏滿面流半破磁缸成醋酒死牛腸肚作饅頭帳生嵗取餐三頓鄉老盤庚犯五甌半醉半醒齊出縣共傷塗炭不勝愁

五門街望有題

我皇開國十餘年一輦超升炙手歡閒向五門樓下望衙官騎馬使衙官

謝郎中惠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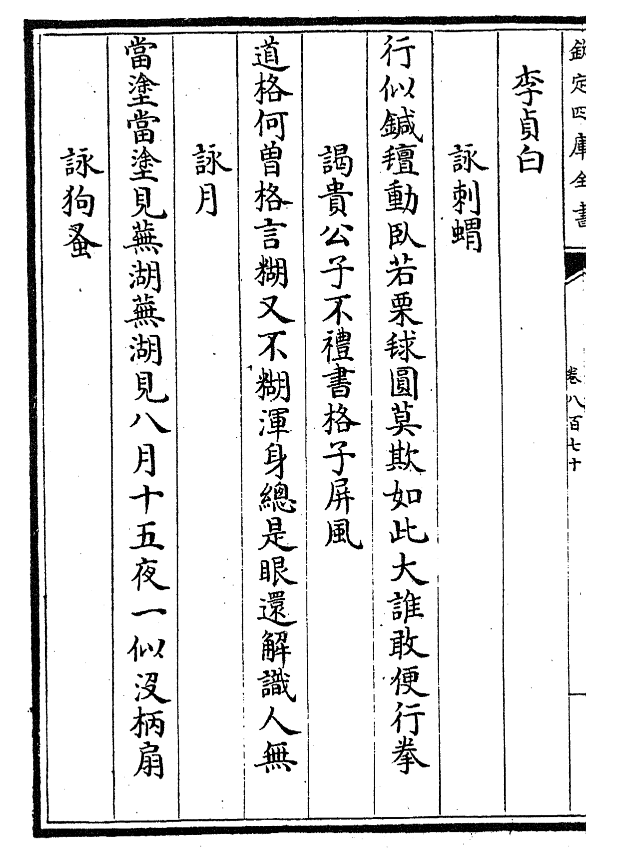
三斤綠茗賜貽恭一種頒霑事不同想料腸懷無答處
披毛戴角謝郎中

詠蝦蟇

坐臥兼行總一般向人努眼太無端欲知自己形骸小
試就蹄涔照影看

任名山日陳情上府主高太保

名山主簿實堪愁難皺他家大骨頭米納功南錢納府
祇看江面水東流



李貞白

詠刺蝟

行似鍼氈動臥若栗毬圓莫欺如此大誰敢便行拳

謁貴公子不禮書格子屏風

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總是眼還解識人無

詠月

當塗當塗見蕪湖蕪湖見八月十五夜一似没柄扇

詠狗蚤

與蝨都來不較多擺挑筋斗太嘍囉忽然管著一籃子有甚心情那你何

詠罌粟子

倒排雙陸子希插碧牙籌既似牋牛乳又如鈴馬兜鼓搥并瀑箭直是有來由

詠蟹 建帥陳誨之子德誠罷管沿江水軍入掌禁衛頗患拘束方宴客貞白在坐食蟹德誠顧貞白曰請詠之貞白云云衆客皆笑

蟬眼龜形脚似蛛未曾正面向人趨如今飣在盤筵上

得似江湖亂走無

郫城令

示女詩

陳瑄太師任西川有愛姬徐氏郫城令之女也令欲求彭牧以紅絹數寸作二十八字遣其妻私示其女云云人皆鄙之

深宮富貴事風流莫忘生身老骨頭因與太師歡笑處爲吾方便覔彭州

李令

寄女

渚宮有李令者本狡猾之徒也强爲篇章干謁時貴有歸評事任江陵醝院常懐卹

士之心令累求救貸皆允諾又云某欲尋親湖外輒假舍安家族歸君亦敏諾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僕使告匃饑糧主人拯其乏絕李忽寄書於歸情況款密且异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織歸君歸怏恨不能明與卒武陵渠江之務以糊其口焉

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欲斷腸爲報豔妻兼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場

太守失其姓名

諷劉炎索賄詩 貪聲太守行邑有覬覦意既行以詩諷之云云

未到桃源時長憶出家景及到桃源了還似鑑中影

劉炎

被按自悔詩 炎不悟太守意空以詩和後因民訴按以法炎爲詩云云

早知太守如狼虎獵取膏粱以啗之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一

甘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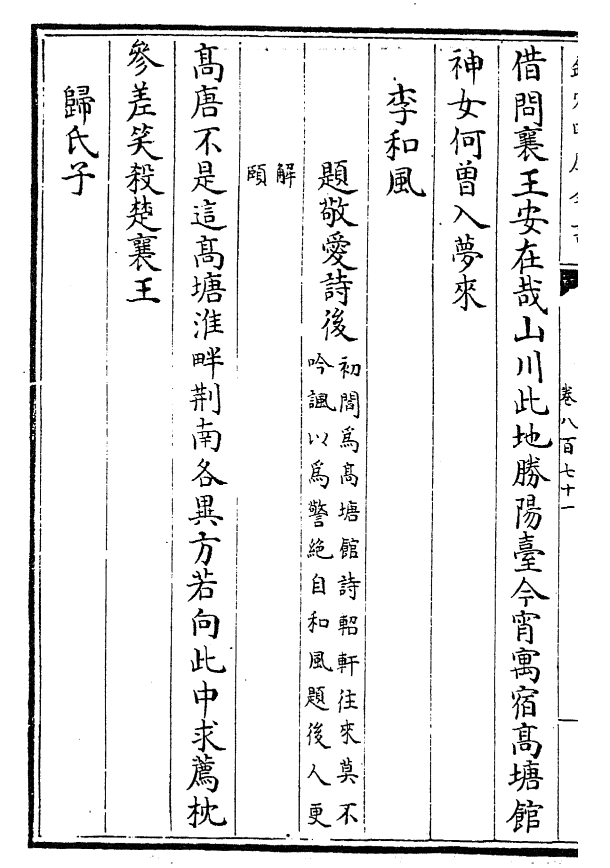
與王仙客互嘲 二人相友善互以姓相嘲

王計爾應姓田爲你面撥獺抽却你兩邊 洽

甘計爾應姓丹爲你頭不曲迴脚向上安 仙客

閻敬愛

題濠州高塘館 敬愛爲御史過宿處



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宵寓宿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

李和風

題敬愛詩後初聞爲高塘館詩輕軒往來莫不吟諷以爲警絶自和風題後人更

解頤

高唐不是這高塘淮畔荆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

歸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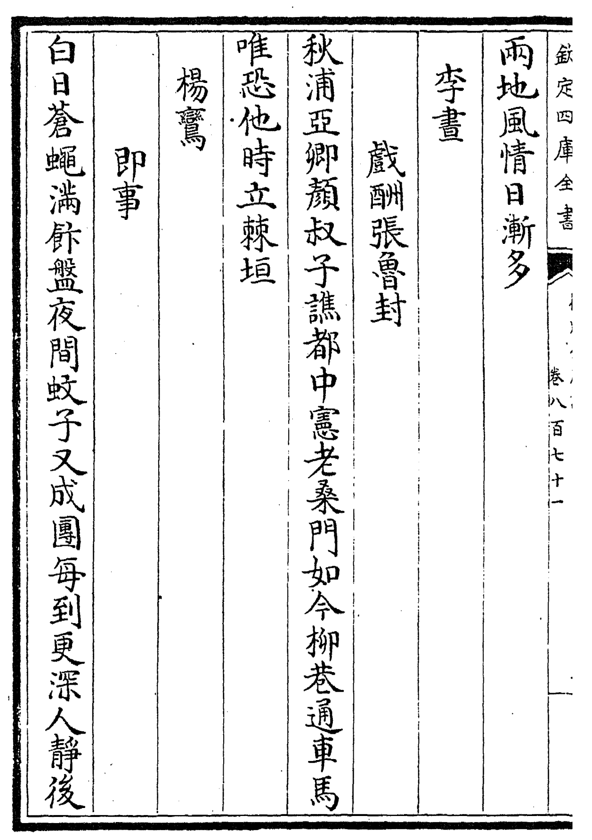
荅日休皮字詩時仁紹諸子修條伺日休復至乃於刺字皮姓之下題詩授之

八片尖裁浪作毬火中燖了水中揉一包閒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張魯封

謔池亳二州賓佐兼寄宣武軍掌書記李晝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韋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長年精求釋道樂營子女厚給衣糧任其外住若有宴歆方一召來柳際花間任爲娛樂譙中舉子張魯封爲詩謔其賓佐兼寄李詩

杜叟學仙輕蕙質韋公事佛畏青娥樂營却是閒人管



兩地風情日漸多

李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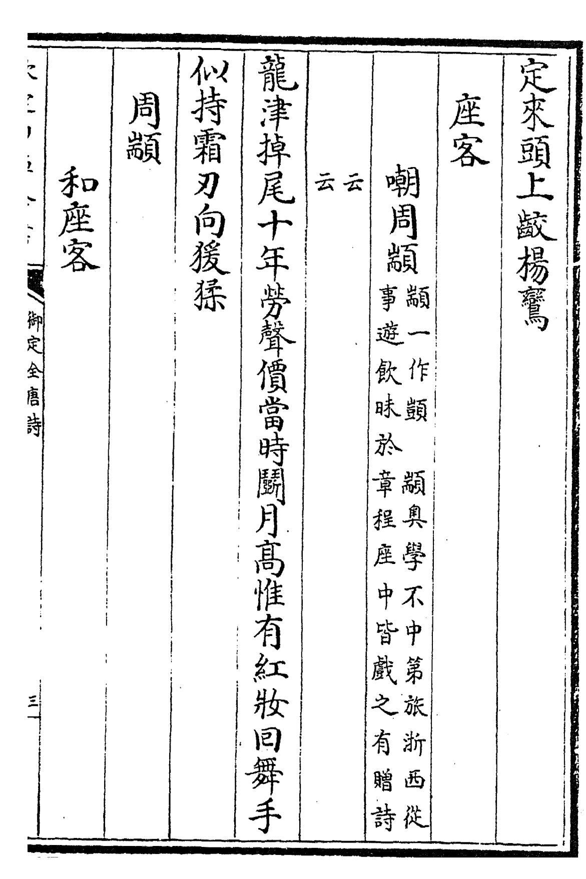
戲酬張魯封

秋浦亞卿顔叔子譙都中憲老桑門如今柳巷通車馬唯恐他時立棘垣

楊鸞

即事

白日蒼蠅滿飰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



定來頭上皷揚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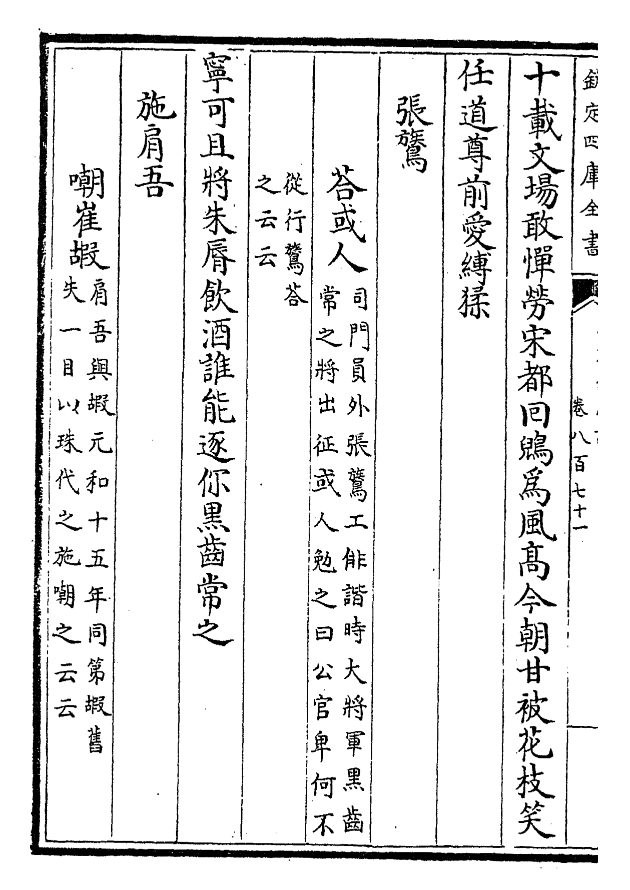
座客

嘲周顗 顗一作顗 顗與學不中第旅浙西從事遊飲昧於章程座中皆戲之有贈詩云云

龍津掉尾十年勞聲價當時闘月髙惟有紅妝囘舞手似持霜刃向猨猱

周顗

和座客



十載文場敢憚勞宋都回鷁爲風高今朝甘被花枝笑
任道尊前愛縛猱

張鷟

荅或人　司門員外張鷟工俳諧時大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人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行鷟荅之云云

寧可且將朱脣飲酒誰能逐你黒齒常之

施肩吾

嘲崔嘏　肩吾與嘏元和十五年同第嘏舊失一目以珠代之施嘲之云云

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蘇芸

嶺南詩句 嶺表多假吏里巷目爲使君而貧窶徒行者甚衆元和中進士蘇芸南北

淹遊嘗有

詩云云

郭裏多榕樹街中足使君

包賀

諧詩逸句

霧是山巾子船爲水靸鞋

櫂摇船掠鬢風動水槌胷

苦竹筍抽青橛子石榴樹挂小餅兒

蔡押衙

題洞庭湖洞庭湖詩許棠題後無繼者詩僧齊己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蔡姓者戲謂己公曰題洞庭者某詩絶矣諸人幸勿措詞己公堅請之押衙抑揚朗吟云

云

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湘江北流至岳陽逹蜀江夏潦後蜀江漲勢高遏住湘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闊數百里秋水歸壑湖底漸出唯一條湘川而已此言其不成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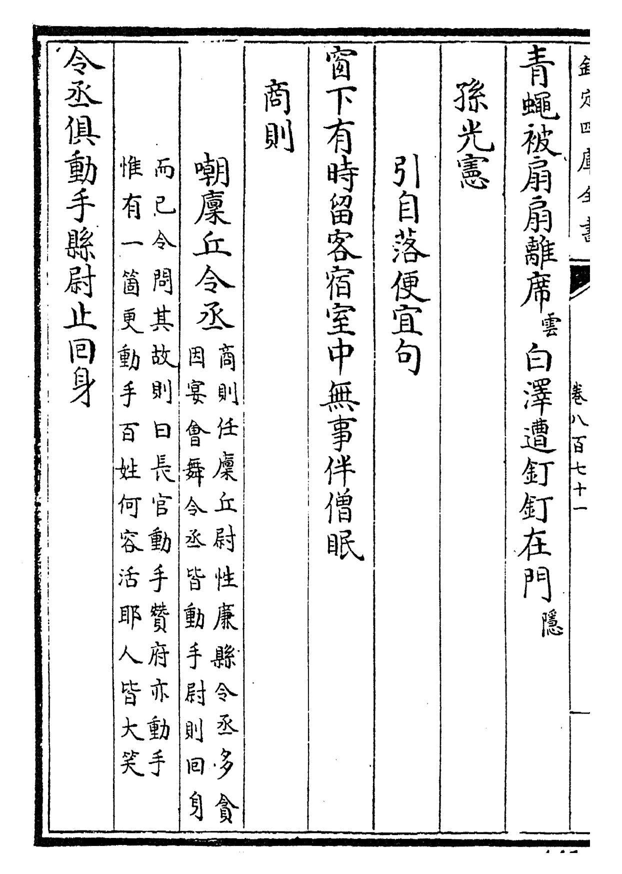
温庭筠

戲令狐相 令狐綯爲相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恡其力由是遠近皆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故庭筠戲之云云

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鈴

顧雲

與羅隱互謔 隱與雲同謁淮南相公高駢高以雲爲人雅律遂留雲而遠隱隱欲歸武陵與賓幕酌餞於鄭亭盛暑青蠅入坐高公命扇驅之雲即以謔隱隱顧見白澤圖釘在門扇應聲荅之乃以譏雲之獨留不能去也



青蠅被扇扇離席 雲 白澤遭釘釘在門 隱

孫光憲

引自落便宜句

窗下有時留客宿室中無事伴僧眠

商則

嘲稾丘令丞 商則任稾丘尉性廉縣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皆動手尉則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賛府亦動手惟有一箇更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

令丞俱動手縣尉止回身

羅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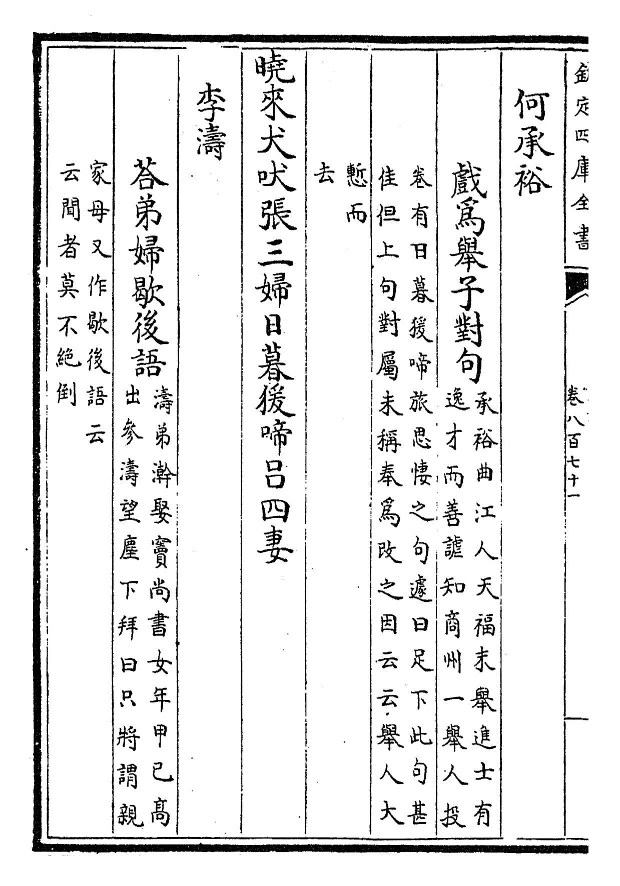
題漢祖廟 穎南昌人應舉下第道經漢祖廟題此少頃輒自免冠鞠伏廟庭口陳自咎之言拔而去數日卒

項羽英雄猶不懼一作嫚侮羣豪誇大度可憐容得辟陽侯

陳嶠

自賦催妝詩 嶠暮年僅獲一名還閩近八十以身後無依强娶儒家女合巹之夕文士悉賦催妝詩咸有生荑之諷嶠亦自成一章其末云

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



何承裕

戲為舉子對句

承裕曲江人天福末舉進士有逸才而善謔知商州一舉人投卷有日暮猨啼旅思悽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對屬未稱奉為改之因云云舉人大慙而去

曉來犬吠張三婦日暮猨啼呂四妻

李濤

荅弟婦歇後語

濤弟澣娶竇尚書女年甲已高出參濤望塵下拜曰只將謂親家母又作歇後語云云聞者莫不絕倒

慙無竇建媿作梁山

程紫霄

與釋惠江互謔 左街僧錄惠江威儀程紫霄俱辯捷每相嘲誚

僧錄琵琶腿 程江素充肥故云 先生觱栗頭 江

僧法軌

與李榮互謔 法軌形容短小開講時李榮與論議往復數番軌有舊作詩詠榮於高座上誦之未及得道下句榮應聲接云云四座伏其辯捷

姓李應須禮言榮又不榮 法軌 身長三尺半頭毛猶未

生　李榮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左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二至五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二

無名氏

廣州三樵歌 曲江令朱隨侯張鷟目爲矑亂土梟女夫李逖遊客爾朱九竝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爲三樵人歌之云云

奉敕追三樵隨侯傍道走回頭語李郎喚取爾朱九

三御史詠 元福慶拜右臺監察與韋虛名任正名頗事軒昻殿中監察評之詠曰

韋子凝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憐元福慶也學坐凝牀

臺中裏行詠　開元中置裏行無員數或有御史裏行侍御史裏行殿中裏行監察裏行以未爲正官臺中詠之云

云任端即侍御史任正名也

柱下雖爲史臺中未是官何時聞必也早晩見任端

譏裵休　休性慕禪林兒女多名師女僧兒李德裕性好玄門修彭祖房中之術時人譏之

趙氏兒皆尼氏女師翁兒即晉公兒却教術士難推算胎月分張與阿誰

嘲四相　宣宗時曹確楊收徐商士巖同秉政

確確無餘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

放牓詩 太和八年放牓進士多貧士

乞兒還有大通年三十三人椀杖全薛庶準前騎瘦馬范鄴依舊蓋番氊

改魏扶詩 大中初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牓出無名子削爲五言詩以譏之

葉落滿庭陰朱門試院深昔年辛苦地今日負前心

嘲舉子騎驢 咸通中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

亦皆騎驢或嘲之云云

今年敎下盡騎驢短軸長鞦一作紫軸緋韁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昌圖魁偉甚故有此句

嘲崔垂休肖字垂休變化年感妓人王小潤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髀上爲爲山所見贈詩云云爲山名就字衮求失其姓

慈恩墻下親泥辟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

金陵腿上逞歐書

嘲主司崔澹主試以至仁伐不仁爲賦題時黄巢方熾無名子嘲之

主司何事厭吾王解把黄巢比武王

朝士戲任轂 轂有經學居懐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京師訪問知已有朝士戲贈詩云云後至補衮

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來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

題房魯題名後 敬愛寺山亭院畫有雉尾若真砂子上有進士房魯題名處後有人題詩云云

姚家新壻是房郎未解芳顔意欲狂見説正調穿羽箭

莫教射破寺家牆

洛陽人嘲跋異　劉道醇五代名畫記云異汧陽人善畫佛像梁龍德中洛陽廣愛寺僧邀之畫三門兩壁時有張將軍圖尤善丹青異方用朽圖長揖而進搦筆倏忽而成右堵異覩跡驚讓聽其成之洛陽人因為謠嘲異

赫赫洛下唯説異畫張氏出頭跋異無價

又嘲　後福先寺請異畫大殿護法善神有滑臺人李羅漢來與角畫異恐如張圖讓西壁與之自竭思成一神像平生所未能李見之媿甚自縊死時人復嘲之云云

李生來跋君怕不意今日却增價不畫羅漢畫駝馬

蜀選人嘲韓昭 蜀王衍時韓昭爲吏部侍郎受賂徇私選人詣鼓院訴之并有此嘲衍召問昭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非臣之親衍默然

嘉眷邛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情親果閬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識

嘲傴僂人 有人患腰曲傴僂常低頭而行傍人詠之

拄杖欲似乃播笏還似及逆風盪雨行面乾頂額溼著衣牀上坐肚緩脊皮急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

曲中唱語

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

南頭小鳳納三千

南曲張住住少與鄰兒龐佛奴訂結髮之約及笄里南陳小鳳權聘求其元住住先期挮就佛奴以遂平生後令佛奴髠雞冠取丹物誑小鳳小鳳得之獻三緡於張氏時北曲有王小福者鄭九郎主之而私於曲中盛六子及誕一子鄭撫之甚厚曲中因有此唱

改唱

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失一足

街頭小福拉三拳

小鳳微聞前唱疑之是日佛奴家雄雞偶被鬬傷足疑街頭田小福所傷遂毆之住住素有口聞之向小鳳曰街頭以此事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拉三拳且雄雞失德是何謂

也故噪弄小鳳小鳳甚不自足然亦不喻

街中又唱

住住以前言告佛奴佛奴因以生絲纏雞足置街中召羣小兒依住住言共變其唱小鳳出街中見雞跛又聞改唱深恨向來誤聽復之張舍歡宴至旦將歸街中又唱云云小鳳聞此唱遂不復詣住住後住住終歸佛奴也

莫將龐大作荍錦葵花也音翹團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皇當額打更將雞脚用筋纏

吹火詩

有覩鄰人夫婦相和諧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贈詩其妻亦俟夫歸告之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何語乃誦之夫曰君當吹火為别製之妻效吹夫亦效之為詩焉

吹火朱脣動添薪玉腕斜遥看煙裏面大似霧中花鄰人

吹火青脣動添薪黑腕斜遥看烟裏面恰似鳩盤茶效作

劉黑闥解嘲人語劉黑闥據相洺日嘗訪得解嘲人有水惡鳥飛過令嘲之又令嘲駱駝大悦賜絹五十疋此人置左膊負出未至門倒臥不起黑闥令問何意荅云為是偏擔更命五十疋繇置右膊將去

水惡頭如鐮杓尾如鑿河裏搦魚無僻錯嘲水惡鳥

駱駝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嘲駱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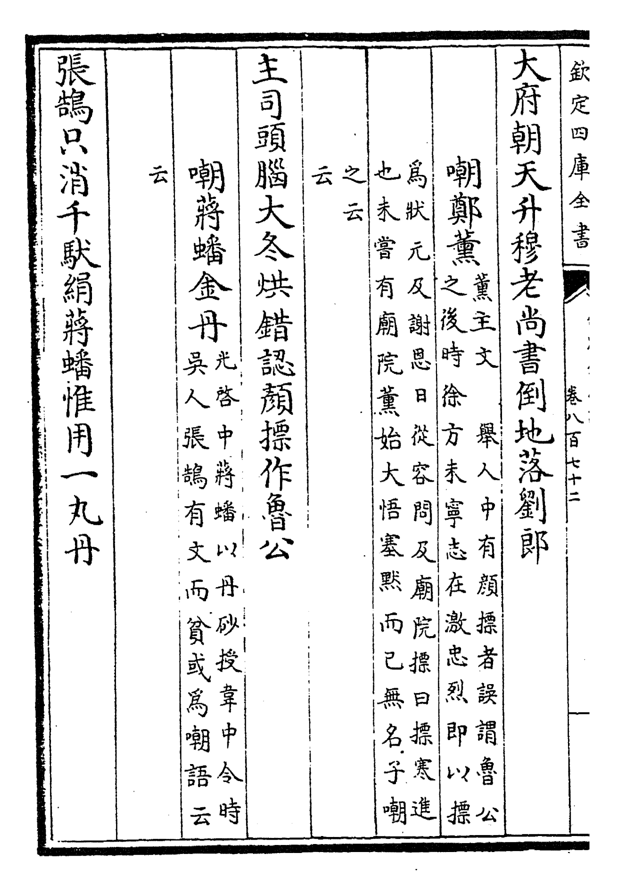
村人學解嘲人語前人受賜出村路逢一人問何處得此繇絹具說之大喜

而歸語其婦我朝日定得緜絹及曉詣黑闥門言極善解嘲黑闥引入有獮猴在庭令嘲之即云獮猴頭如鐮杓尾如鑿河裏搦魚無僻錯黑闥已怪猶未之責又一鴟飛度復令嘲之又云老鴟項曲緣蹄被他負物多於是大怒令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即倒地令問之曰偏擔復令割一耳還家婦迎問緜絹何在荅曰

緜絹割兩耳只有面

嘲劉師老

貞元中韋渠牟爲大府卿與金吾李齊運皆承恩寵薦人多得名位時劉師老穆寂皆應科目渠牟主穆寂齊運主師老會齊運朝對上嗟其羸弱許以致仕而師老失據無名子嘲之云云劉禹錫曰名場𪩘嶮如此



大府朝天升穆老尚書倒地落劉郎

嘲鄭薰 薰主文舉人中有顔標者誤謂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忠烈即以標爲狀元及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曰標寒進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無名子嘲之云

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顔標作魯公

嘲蔣蟠金丹 光啓中蔣蟠以丹砂授韋中令時吳人張鵠有文而貧或爲嘲語云

張鵠只消千馱絹蔣蟠惟用一丸丹

注苗張二進士題名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又同佐鄭薰宣州幕二人常列題於西明寺東廊或竊注之云云台符十七不祿讀位至禮部侍郎

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

袁州人謔彭伉

彭伉湛賁俱袁州人伉妻湛姨也伉舉進士及第湛猶爲縣吏妻族爲伉置賀宴伉居席之右一坐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其妻忿然責之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登第時伉方跨驢縱遊郊郛忽有家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袁人謔之云云

湛賁及第彭伉落驢

洛中人語 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

昔婁師德園今袁德師樓

嘲毛炳彭會 豐城毛炳好學不能自給入廬山與諸生曲講獲鏹即以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云云

彭生作賦茶三片毛氏傳詩酒半升

右威衞嘲語 祕書省之東即右威衞荒穢摧毁其大廳逼校正院南對御史臺人嘲之云云

門緣御史塞廳被校書侵

南唐伶人獻先主詞 李先主以國用不足稅民間鵝卵出雙子者柳花爲絮者伶人獻詞云云

惟願普天多瑞慶柳條結絮鵝雙生

閩伶官戲王延政語 王延政據建州僭號大殷皇帝後爲南唐所俘

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 南唐伶人李家明亦嘗謔之云大殷平天冠今已無用告乞爲優服

言志 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爲揚州刺史或願多貲財或願騎鶴上升其一人云云欲

兼三者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二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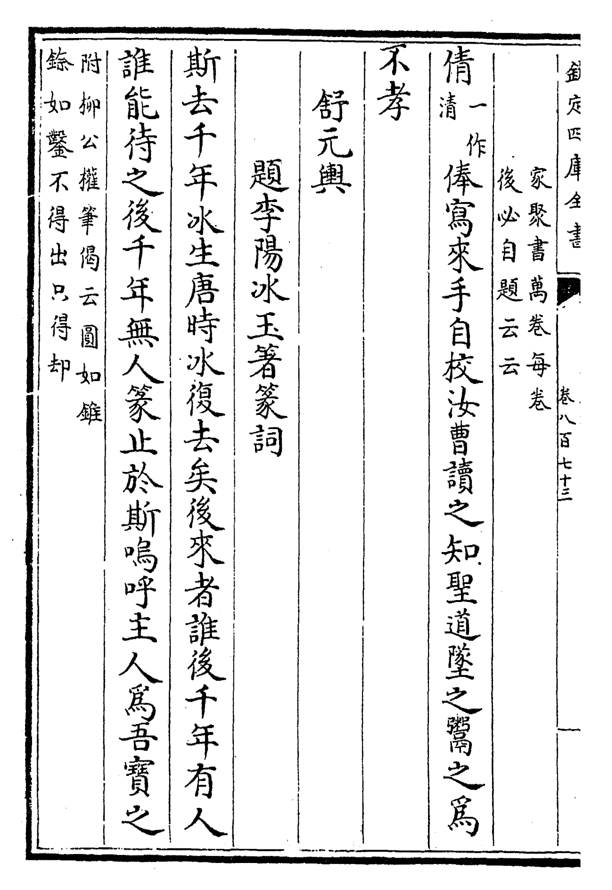
李兼

題洛陽縣壁 李杲遷洛陽令民吏畏服時有李兼夜聞衙中有人語曰李令正人此中不可久居啓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其妖兼遂書其壁云云

猾吏畏服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

杜兼

題書卷後語 兼字處弘洹水人貞元元和間歷濠蘇二州刺史終河南尹性豪侈



家聚書萬卷每卷後必自題云云

倩一作清俸寫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爲不孝

舒元輿

題李陽冰玉箸篆詞

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

附柳公權筆偈云圓如錐鋒如鑿不得出只得却

裵諝

判誤書紙背　諝素好詼諧爲河南尹有投牒誤書紙背者判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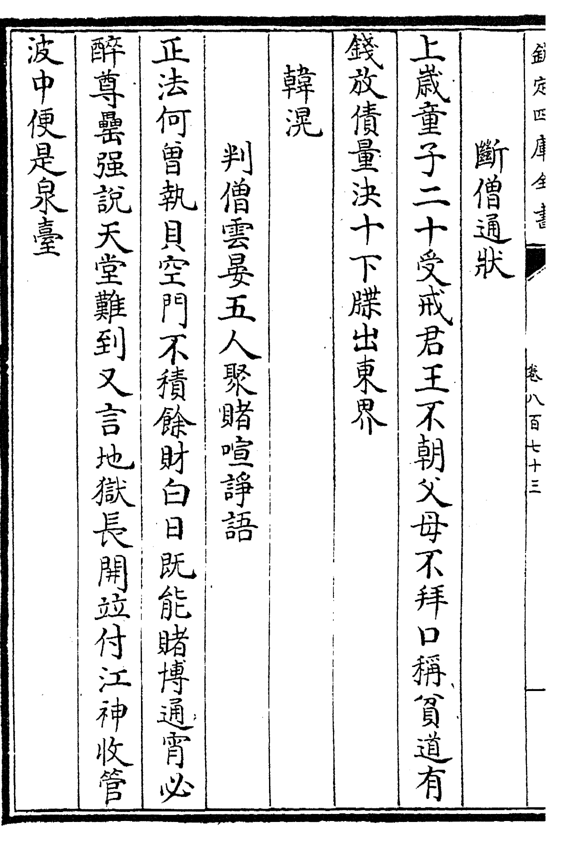
這畔似那畔那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殺門前

著鞾漢

又判爭猫兒狀　有婦人同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兒猫兒即是兒猫兒若不是兒猫兒即不是兒猫兒諝大笑判其狀云云遂納其猫兒爭者亦止焉

猫兒不識主傍家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裵諝

李翺



斷僧通狀

上歲童子二十受戒君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稱貧道有錢放債量決十下牒出東界

韓滉

判僧雲晏五人聚賭喧諍語

正法何曾執貝空門不積餘財白日既能賭博通宵必醉尊罍强說天堂難到又言地獄長開竝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臺

皇甫大夫

判道士黃山隱 山隱以道服謁大夫向竹而吟云古者有七賢六箇今何在意氣甚傲大夫試以錢絹投之改儒服陳謝甚卑因判而刑之

道士黃山隱輕人復重財太山將比甑東海只容杯緣綬藏雲帔烏巾換鹿胎黃泉六箇鬼今夜待君來

羅紹威

碾驢鞍判 紹威俊邁有詞學尤好戲判有人向官街中鞴驢置鞍於地爲駕牛車者碾破相毆判其狀云云

鄴城大道甚寬何故駕車碾鞍領鞴驢漢子科決待駕車漢子喜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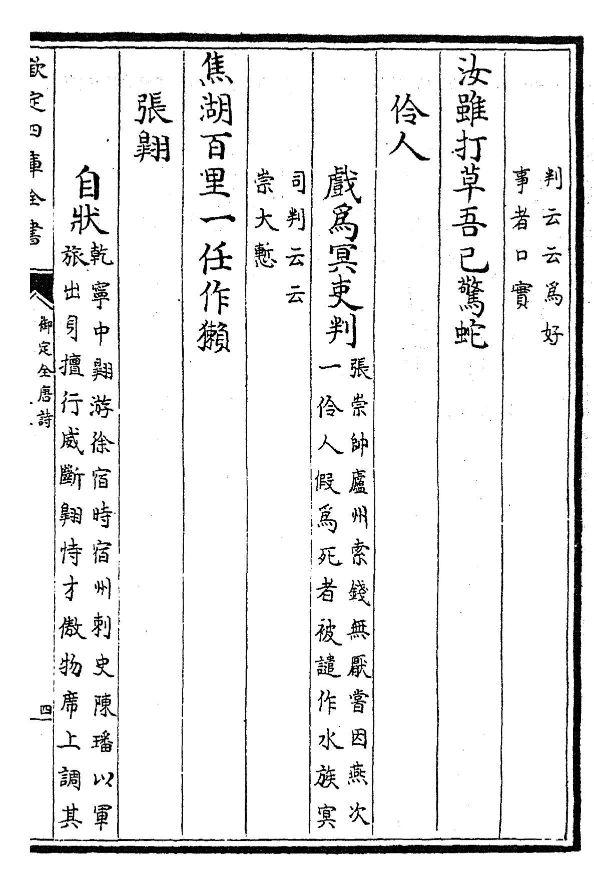
蕭結

批州符 結廬陵人五代時爲祁陽縣令性不畏强禦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渡船刺史將臨觀結怒批其符云云守爲止

秧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划甚閒船 末句一作詎任渡船

王魯

判部民訴主簿牒 魯爲當塗宰頗以資産爲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賂魯



判云云爲好事者口實

汝雖打草吾已驚蛇

伶人

戲爲冥吏判張崇帥廬州索錢無厭嘗因燕次一伶人假爲死者被譴作水族冥司判云云崇大慙

焦湖百里一任作獺

張翱

自狀乾寧中翱游徐宿時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翱恃才傲物席上調其

寵妓張小泰怒付吏責其無禮翱狀云云璠益怒云據此合喫幾下翱又云只此兩句合喫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千金萬金竟鞭背而卒

有張翱兮寓止淮陰來綺席兮放恣胃襟

趙武建

刺左右膊詩

唐中葉長安惡少年多以詩句鑱涅肌膚夸詭力剽斂坊閭遠近效之成習其他更有取名賢詩中意細刺樹木人物至有周身用白樂天詩意刺涅人呼為白舍人行詩圖者名為劄青云

野鴨灘頭宿朝朝被鶻梢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

宋元素

刺左臂膊詩

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

張幹

刺左右膊句

生不怕京兆尹左死不畏閻羅王右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三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四

廉州人歌

武德初顔遊秦為廉州刺史時承劉黑闥初平之後風俗未安遊秦撫恤之化大行邑里歌之高祖賜璽書勉勞

廉州顔有道性行同莊老愛民如赤子不殺非時草

滄州百姓歌

貞觀中薛大鼎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云

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

美哉薛公德滂被

薛將軍歌

薛仁貴擊九姓突厥於天山賊遣驍健逆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請降大捷而還軍中歌云云於是九姓衰弱不復為患

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

郢州人歌

永徽中田仁會為郢州刺史有善政屬旱自暴得雨其年大稔人歌之

父母育我田使君精神為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但願常在不患貧

一作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

雒縣輿人誦

雒縣令張知古為令綏亡固存蠲虐去暴與百姓更始輿人斐然為作誦云云

我有聖帝撫令君遭暴昏掾悍寡紛民戶流散日月曛
君去來兮惠我仁百姓蘇矣見陽春

黃麞歌

如意年已來始唱黃麞歌俄而契丹反叛總管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王孝傑前後百萬衆敗於硤石黃麞谷罔有孑遺

黃麞黃麞草裏藏彎弓射爾傷

桑條歌

永徽以後人唱桑條歌神龍年中韋后臨朝鄭愔作桑條歌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

桑條韋也女時韋也樂 一作桑條韋也女韋也

景龍中嘲宰相歌 景龍中洛下霖雨百餘日宰相不能調陰陽乃閉坊市北門辛無效霧溢更甚人歌云云

禮賢不解開東閤燮理惟能閉北門

選人歌 姜晦為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云云

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豬肉所以名為姜侍郎

魯城民歌 姜師度好奇詭為滄州刺史開河築堰州縣鬨沸魯城界内種稻置屯蟹

食穗盡又差夫打蟹民苦之歌曰

魯地抑種稻一槩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

王法曹歌王熊為澤州都督府法曹斷略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熊曰總略幾人法曹曰略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為都督公平後熊來替百姓歌云云

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皷瓜喚人牛嚼沫一作鐵見錢滿面喜無鎚從頭喝常逢餓夜又百姓不可活

得体歌天寶初韋堅為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於長安城東滻水傍穿廣運潭以通吳

會數十郡舟檝若廣陵郡船即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餘郡皆然舟人大笠寬衫芒履如吳楚之製先是民間戲唱得体歌至開元末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云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古關令尹喜宅遣中使求得之以為殊祥改縣為靈寶及堅鑿新潭成又致揚州銅器陝縣尉崔成甫乃翻其詞為得寶歌集兩縣官伎女子唱之成甫又作歌詞十章自衣缺胯綠衫錦半臂偏袒膊紅抹額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和者女子百人皆鮮服靚妝齊聲接影鼓笛胡部以應之明皇臨觀大悅下詔褒賞

得丁紇反体都董反紇那也紇囊得体那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聽唱得体歌

得寶歌 開元末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因改元爲天寶其符白石赤文正成桑字解者云桑者四十八以示御歷之數及帝幸蜀之來歲正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歌之云云

得寶耶弘農耶弘農耶得寶耶

崔成甫飜得寶歌

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聽唱得寶歌

袁仁敬歌 開元二十一年大理卿袁仁敬暴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悲歌云云

天不恤冤人兮何奪我慈親兮有理無申兮痛哉安訴

陳兮

京兆二尹歌 李仲通天寶末為京兆尹弟叔明乾元中復為京兆長安歌云云

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黃州左公歌 乾元二年贊善大夫左震出為黃州刺史黃人歌云

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

又歌 肅宗嘗遣女巫分行天下祭名山大川祈福巫所至因緣為姦至黃州震斬巫閱其贓籍奏焉

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

舒州人歌 寶應中滎陽鄭敷守舒州蝗蟲不入界人歌之云

鄰邑谷不登我土豐粢盛禾稼美如雲實繫我使君

建州人歌 陸長源建中初為建州刺史有惠政百姓歌美之云

令我州郡泰令我戶口裕令我活計大陸員外

令我家不分令我馬成羣令我稻滿囷陸使君

吳人歌 滕邁貞元末登科歷大理評事長洲令攝吳縣時人歌之云

朝判長洲暮判吳道不拾遺人不孤

汴州人歌 宣武節度董晉薨汴州人歌之云云

濁流洋洋有闢其邪闐道嚾呼公來之初令公之歸公在喪車

公旣來止東人以完令公歿矣人誰與安

建昌民歌 何易于會昌中攝令有惠政民歌之云

我有父何易于昔無儲令有餘

巴州薛刺史歌

日出而耕日入而歸吏不到門夜不掩扉有孩有童願以名垂何以字之薛孫薛兒

高苑令歌 高苑令劉敬和先為鄒淄二縣令後在高苑歲饑擅發倉施賑民得全活歌之云云

高苑之樹枯已榮淄川之水渾已澄鄒邑之民仆已行

九龍帳歌 閩王鏻以婢金鳳為后嬖吏歸守明通之鏻嘗命工作九龍帳國人歌云

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

僞蜀鴛鴦樹歌 蜀王孟昶說宮婢春燕末年與遭殺竝命合葬墓上有樹生異花似鴛鴦交頸人名曰鴛鴦樹有歌云云

願作墳上鴛鴦來作雙飛去作雙歸

曲江遊人歌曲江貴家遊賞剪百花裝成師子繫小連環以蜀錦流蘇牽之互相送遺送時唱歌云云

春光且莫去留與醉人看

蜥蜴求雨歌唐時求雨法以土實巨甕作木蜥蜴小童捺青竹衣青衣以舞歌云云

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若滂沱放汝歸去

輓歌

紅輪決定沈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四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五

唐受命讖

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 太原童謡創業起居注云隋主恒服白衣幸江都擬於東海以應之 後高祖起事衆請法周武執白旗帝兼絳雜半續之馬

桃李子莫浪語黄鵠繞山飛宛轉花園裏 桃李子歌下三首同

桃花園宛轉屬旌幡 起居注云李為國姓桃若言陶唐也帝起兵旗幡赤白相映若花園 帝每顧旗幡笑而言曰花園可爾不知黄鵠如何吾當一舉千里以符冥讖

桃李子鴻鵠繞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隋五行志載此以莫浪語為李密誰道許為宇文化及國號

桃李子洪水繞楊山唐五行志云高祖諱淵洪水也

江南楊柳樹江北李花榮楊柳飛緜何處去李花結果自然成李花謡

勸進疏引讖創業起居注義寧二年文武將佐裴寂等上疏隋祖勸進寂又依東漢赤伏符故事奏神人慧化尼衛元嵩等歌謡詩讖遂擇日正大位

東海十八子八井喚三軍手持雙白雀頭上戴紫雲

丁丑語甲子深藏八堂裏何意坐堂裏中央有天子

西北天火照龍山昭童子赤光連北斗童子木上懸白

旛胡兵紛紛滿前後拍手唱堂堂驅羊向南走

胡兵未濟漢不整治中都護有八井

興伍伍仁義行武得九九得聲名童子木底百丈水東

家井裏五色星我語不可信問取衛先生

戌亥君臣亂子丑破城隍寅卯如欲定龍蛇伏四方十

八成男子洪水主刀傍市朝義歸政人寧俱不荒人言

有恒性也復道非常為君好思量何　禹湯桃源花

李樹起堂堂只看寅卯歲深水没黄楊　李花謡缺四字

符鳳引讖　武延秀尚安樂公主恃恩放縱有不臣之心公主府倉曹符鳳引讖云云説之曰令天下猶以武氏為念駙馬即神皇之孫大周可再興每勸令著皁襖子以應之

黑衣神孫披天裳

安禄山古讖　劉賓客佳話實誌詩有此兩角女子安字緑即禄也太行山也一止正月也逆胡見弑於其子果以至德二載之正月

兩角女子緑衣裳端坐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

普滿題潞州佛舍大歷中澤潞僧普滿不拘僧相言事往往有驗建中初題此

人莫能知其解及賊泚稱兵方悟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也雙珠者泚與滔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木青丑牛也明年改元貞元歲在丙寅丙火赤寅虎也至是賊已平故云云

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一作逐赤虎還一作久號太平年

南省北街人吟監察御史李顧言貞元末應舉歲暮謁南省訪知已見省北街中有一人挈小囊以烏紗蒙首北去徐吟詩云云策馬逼之失其人所在明年京師自冬雨雪

甚讖內不稔停舉又明春德宗晏駕果三
月下旬放進士牓顧言至元和元年及第

放牓只應三月暮登科又校一年遲

盧求牓讖 求李翺子壻有一道人詣翺言事甚
異求赴舉翺訪於道人手疏授翺曰
令秋有主司開此卷尋報揚嗣復主文即開卷
詞云云其年裴求為狀元黃駕居牓末次則盧
求又李求凡三求
兩李姓則六人也

裴頭黃尾三求六李

清僧示趙宗儒 清僧居興元鵠鳴驛巴山之隈有
言未嘗不中宗儒節制興元日
訪之作兩句詩云云求其解曰害風阿
師取次語明年果除鄭餘慶代其位

梨花發後杏花初甸邑南來慶有餘

又示段文昌 文昌客遊成都韋南康與奏釋褐為實從歸闕至鵲鳴驛清公謂文昌云云至京屢擢至宰相後拜劒南節度西至鵲鳴僧已物故而杏花方盛

去日旣逢梅蘂綻來時應見杏花開

洛城五鳳樓中歌 咸通四年洛中大水飄溺尤甚先是皇城守閽者白晝聞五鳳樓中有人歌云云時鄭相國涯留守洛師謂閽者為妖妄經月餘有遺燭爐天津橋者燒其半未幾水災魏王與月波二堤俱壞乃明閽者之言

天津橋畔火光起魏王堤上看洪水

延和閣詩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術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七間高八丈飾以珠玉綺窻繡户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祈王母之降及畢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盝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

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

唐舊讖 唐舊有此讖語董昌每引之以為我卯生來年歳在卯二月二日亦卯萬世之業在於此因於乾寧二年二月二日僭衮冕即偽位改號羅平國以迄誅滅

子上金床

越中狂生題旗亭初董昌未敗前有狂生於越中旗亭題詩四句人不曉其詞及昌敗方悞草重董字日日昌字素城者越城隋越公楊素所築也諸侯者猴乃錢鏐申生屬也白兎昌卯生屬也夏滿六月也鏡湖者越中也

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諸侯逐兎白夏滿鏡湖平

清泰三年歌先是甲子歌有此後清泰三年丙申大軍於太原南五樓村前大戰至九月晉祖句契丹至於城下王師敗績至十一月戎王遣蕃軍送晉祖洛陽即胡虜亂中原之應也

丙申年數在五樓前但看八九月胡虜亂中原

蜀王氏讖文

王建妻弟眉州刺史周德權值梁祖簒唐引讖文上表勸進云李祐西王言唐後王氏興西方也王德坤維也兊興亦西方也丹者朱也丹莫當亦朱梁不敢抗也建大悦遂即位德權累中書令

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兊興丹莫當

黄萬祐題蜀宫壁

萬祐修道黔南無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十年一出成都賣藥言人災禍無不神驗蜀王建迎入宫盡禮事之後堅辭歸山　初萬祐辭建歸於所居壁間題此後至乙亥年建師東取秦鳳諸州報捷之際宫内延火乃知乙亥是青豬為焚爇之期也後三年歳在戊寅寅為鷙獸干與納音俱為土土黄色故云鷙獸兩頭黄是年建殂云

天下哭不差毫髮

莫交牽動青豬足動即炎炎不可撲鷙獸不欲兩頭黃黃即其年天下哭

孟蜀匄者語　孟知祥僭號未幾而殂先是有匄者自號醋頭手攜一燈檠所至卓之云云至是人以為應

不得登登便倒

孟蜀桃符詩　辛夤遜仕僞蜀孟昶為學士王師將至討之前歲除昶令作詩兩句寫桃符上夤遜題云云明年蜀士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益州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

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

上藍和尚晉漢二代讖洪州上藍院和尚失其名精於術數自唐末著讖云云石榴晉漢姓也重言之明享祚俱不過二世也

石榴花發石榴開

又遺鍾傳偈和尚在洪州甚為鍾傳敬禮疾篤傳省之求一言相付和尚起索筆作偈以授其末云云明年春淮帥引兵奄至洪州果陷江南遂為揚氏所有

但看春來二三月柳條堪作打鍾槌

又報王審知十字讖揚行密方盛常有吞東南之志審知齋供豫章問國

休咎以十字回報審知歎曰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楊行密在錢氏乎至延羲之亂江南來伐兩浙乘之敗江南兵福州果為錢氏有焉

不怕羊入屋只怕錢入腹

錢處士李氏讖

處士不知何許人天祐末嘗遊江淮言李氏之祚云云楊氏自稱尊至禪代二十年李氏三十九年果應

髣髴之間一倍楊

孫咸題廬山神廟詩

詩話總龜云咸出南唐末善為詩預知人禍福後死南昌人棄屍於江泝流向上嘗題一詩於廬山九天使者廟不數年後金陵板蕩九江受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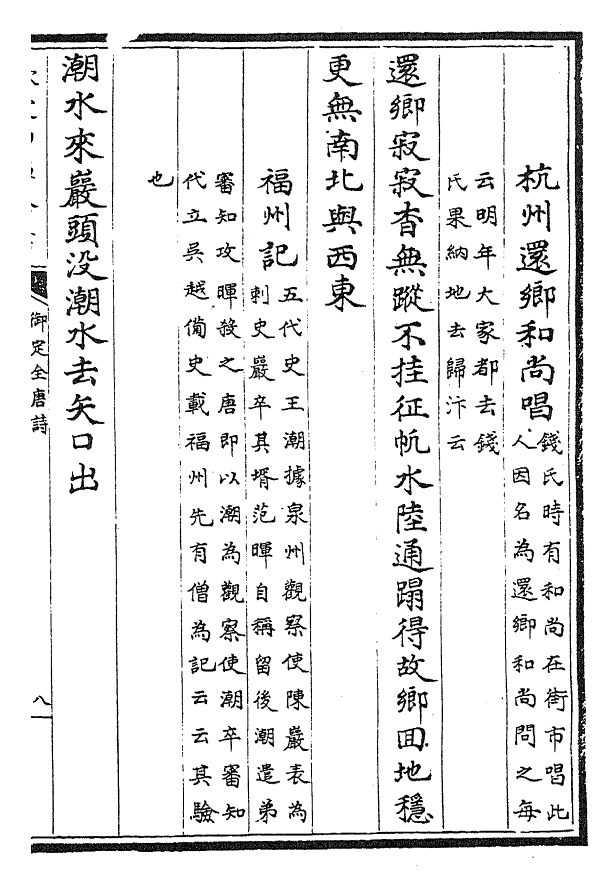
民塗炭

泣應

獨入玄宮禮至真焚香不為賤貧身秦淮兩岸沙埋骨溢浦千家血染塵廬阜烟霞誰是主虎溪風月屬何人九江太守勤王室好放天兵渡要津

南唐江州風墜詩南唐胡則守江州宋師攻之堅壁不下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云云後城陷果屠戮殆盡

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



杭州還鄉和尚唱錢氏時有和尚在街市唱此人因名為還鄉和尚問之每云明年大家都去錢氏果納地去歸汴云

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

福州記五代史王潮據泉州觀察使陳巖表為刺史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弟審知攻暉殺之唐即以潮為觀察使潮卒審知代立吳越備史載福州先有僧為記云云其驗也

潮水來巖頭沒潮水去矢口出

黃涅槃讖

閩王氏亡國留從効總領留務雖稱藩南唐實雄據一隅先是妙應大師黃涅槃有讖云云既而清源果無干戈之擾乃從効姓名所應

先打南後打北留取清源作佛國

陳智廣讖

智廣留坡人生元和初居九座山不茹葷叩禍福必驗唐末王氏入閩語人云云自光啓丙午據閩終保大丙午

騎馬來騎馬去

又讖

智廣遇留從効甚厚又嘗有讖云云後從効果據泉州如其言後滅

功下田力交連井底坐二千年

僧緘示王處厚

緘大中進士削髮修道至後周顯德中猶在偽蜀舉子王處厚嘗叩之言其必捷但泰山舉為司命當食幽府祿留四句示之後成名者八士內處厚與王慎言策名為二王而一百二十日後處厚竟亡皆驗焉

周士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馬百日為程

任叟書授劉生

叟居汝州紫邏山以樵為業有劉生者欲謁中表梁宋鄭牧求濟遇叟於塗語次乞紙筆書此授劉忽失所在鄭果為人所訟黜官不遂所詣始知其為異人

承欲往梁宋梁宋災方重旦夕為人訟承欲訪鄭生鄭生將有厄即為千里客兼亦變衫色

昌明里中讖 緜州昌明縣竇圌山竇子明修道之所臨峭壁笮橋以歲久朽絕里中云云後咸通初山下居人有毛意歡得道術布板椽於繩上而度馬

欲知修續者脚下是生毛

宋善威詩 善威瀛州人任某縣尉嘗晝坐忽然走出門若迎接人者命酒饌樂飲仍作詩云云後威果至庚申年卒

月落三株樹日暎九重天良夜歡宴罷蹔別庚申年

田承嗣誑李寶臣偽讖 承嗣安史舊將降授魏博節度大歷中朝廷命幽州朱滔恒定李寶臣及滑州李正已三鎮兵討之承嗣求成於正已又知寶臣生長范陽欲

得其地乃勒石為讖密瘞寶臣境内使望氣者云此中有王氣寶臣掘得之有文云云二帝指寶臣正己也因使客諷寶臣背滔與兵取范陽自效寶臣以為事合符命喜而許之遂以兵襲滔承嗣知其釁已成乃旋軍告寶臣曰河内有警急不暇相從石上讖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怒而退

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

皮日休造黄巣讖

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巣頭醜掠鬢不盡疑三屈律之言讖之日休遂及禍

附

上元初嵩山石記　上元初有洛州告成縣民得石記於嵩山縣令獻馬高宗詔藏於内府云是寇謙之所刻文多奥不可解

木子當天下　言唐氏受命　止戈龍　言武后臨朝　李代代不移宗　言中宗復興　中鼎顯真容　中宗廟諱及睿宗徽謚　基千萬歲　明皇御名基謂歷數久長也

上陽銅器篆　上元中韋弘機充使造上陽宫掘地得銅器似盆而淺中有隱起雙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云云時人以為李氏再興之符

長宜子孫

永安渠石銘 武后時監察御史王守真乞出家為僧名法成於京兆西市疏鑿池支分永安渠水注之以為放生之所穿池之際獲古石銘云云自隋朝置都市至其時正一百年矣

百年為市後為池

漳泉分地神篆 開元中漳泉二州分疆界不均互訟於臺不能斷州官焚告山川以祈神應俄而雷雨大至崖壁中裂所競之地拓為一徑高千尺深五里因為官道壁中有古篆六行二十四字皆廣數尺雖約此為界人莫能識貞元初流人李協辨之永安龍溪者兩郡界首鄉名也

漳泉兩州分地太平永安龍溪山高氣清千年不惑萬

古作程

含元殿丹石隱語 開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云云

天漢二年赤光生栗木下有子傷心遇酷

長安空宅銘篆 天寶中長安有凶宅扶風蘇遏賃居之東牆下掘得一石上有篆文因改名有德取其金怪息

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賜有德者

莆田石記 慶歴中張緯宰莆田得一石其文云云有大歴五年縣令鄭押字記令人家用碑石書曰石敢當三字鎮於門亦此風也

石敢當鎮百鬼壓災殃官吏福百姓康風教盛禮樂昌

符離樹穴中石篆延陵包隰挽舟過符離西古樹下有穴一僕墜其中得一石廣四寸有小篆云云其僕即名𣗳栳元和三年事也

旁有水上有道八百年中逢𣗳栳

淮西池濠石銘元和十三年晉公裴度征淮西命人深池濠得一石上有雕出文字為銘持以獻度咸不能究有一卒賀曰元濟成擒矣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言兵少誠由行間一卒擁十萬兵為一方帥且喻其榮也雞未肥者無肉以肥去肉己字也酒未熟者無水以酒去水酉字也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須縮者謂宜退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則己

酉日當魁也苟未及期則可俟矣後冬十月生得元濟校其日果己酉馬摠卒為裨將

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

羅池石刻　柳子厚龍城錄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書云云

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

道者遺記　太和中有柳先者南遊入山崦中至一石室室有茵榻若人居者見一缶合於地下有泉不盡尺舉缶以飲若甘醴盡十餘缶而已醉遂偃於榻及曉方寤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歸望其室盡亡見矣先究之不得有呂生者解之曰此乃得道者語也

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德之二年其歲已卯則武之在卯也堯者高祖之號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扆者言其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唐氏今果二百餘矣餤餤其光謂歲在丁未也丁南方之火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葢元年也東方有兔小首元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元尾是光字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歆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奥乎其義誰人以辨其東平子謂其義奥而隱獨吾能辨之東平吾之邑也即又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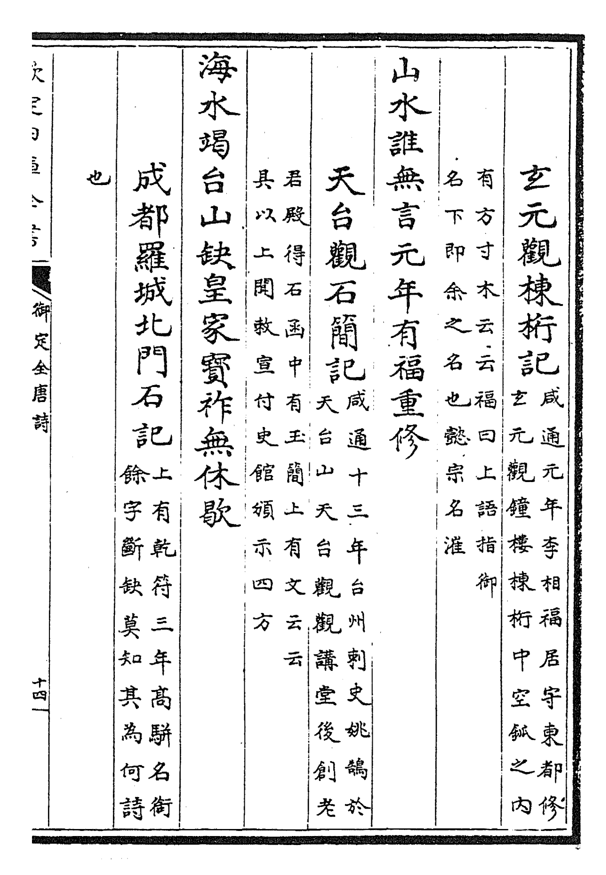
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扆深深然高高

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謂由令之後二百餘祀餤餤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兎小首元尾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義人誰以辨其東平子

王播石銘

太和中王播廉問丹陽溝其城得一石銘文云云數日有一叟謂播之吏客謂曰是不祥也公之先曰埜埜生磯是山有石也磯生播是石有玉也播之子曰瑕休是玉有瑕即休休者絶之兆推是而辨其絶緒乎至太和九年冬播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

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



玄元觀棟桁記 咸通元年李相福居守東都修玄元觀鐘樓棟桁中空缻之内有方寸木云云福曰上語指御名下即余之名也懿宗名漼

山水誰無言元年有福重修

天台觀石簡記 咸通十三年台州刺史姚鵠於天台山天台觀觀講堂後創老君殿得石函中有玉簡上有文云云具以上聞敕宣付史館頒示四方

海水竭台山缺皇家寶祚無休歇

成都羅城北門石記 上有乾符三年高駢名銜餘字斷缺莫知其為何詩也

五五復五五五五逾重數浮世若浮雲金石一如故與君相見時杳杳非今土

青羊宮甎記　僖宗中和二年成都行在青羊宮忽見紅光如毬入地穿得甎上有古篆六字節度陳敬瑄以聞宣付史官賦平還京敕翰林樂朋龜撰記

太平平中元灾

銅雀臺玉板篆　皇甫牧記曰故鄴都齊村民王敬之於銅雀臺下得一石亘長尺有咫四傍及背隱起龍驤鳳翥及花葩之狀雕鏤奇詭殆非人工徐啓之中有白玉板上刻大篆六行獻魏帥樂彥禎賚以束帛亦無能洞達其隱詞者當曹氏石氏高氏之代斯則鄴之

王氣休運所鍾於是諸賢衆矣焉知不有陰覩後代總括風雲幅裂山河之事而瘞玉以讖之令石既出其事將兆矣

上土巴灰除虛除伊尹東北八九餘秦趙多應分五玉絲竹木子世世居但看六六百中外世主難留如國如

顯德道宮石記顯德中世宗嘗營下道宮於皇城之西二人發得石一片上有字云云後題道士任守真記帝讀之歎異

瑞雲靈跡鎮梁東他日多應與古同歲月遷移人事改再來閒處又興功

南唐昇元殿基下石記 江南將亡數年前掘得此

莫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雞升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嬌小女騎虎渡河氷 其後李煜降於宋好事者云煜以丁酉年生辛酉年襲位即雞也開寶八年甲戌江南國滅是跨犬也時曹彬為大將列柵城南潘美為副將城陷恐有伏兵命卒縱火子建彬也安仁美也東鄰謂錢俶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西土地人民故末二句云云末二句一作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興識者云家道闕謂無錢

馬殷浚城石碣篆 唐末劉建峰定長沙遣馬殷領衆浚城濠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云云解者以殷乾寧三年丙辰歲代立乃龍舉頭也至乾祐辛亥歲亡乃猳掉尾也

殷子希範以己未歲生又以開運丁未歲薨乃羊歸穴也又子希崇壬申歲生後為江南所俘乃猴離次也

龍舉頭猳掉尾羊為兄猴作弟羊歸穴猴離次

王霸仙壇甎刻

黃滔撰王審知福州造像碑云梁時王霸於怡山上昇山在府城之西五里光啓丁未歲衢之爛柯山道士徐景立於仙壇東北隅取土掘得瓷瓶七口各可容一升水其中卷有炭上總蓋一青甎刻文字云云其壇東南有皁莢樹古云眞君於此樹上上升其後枯矣至咸通庚寅歲復榮茂為我公開閩之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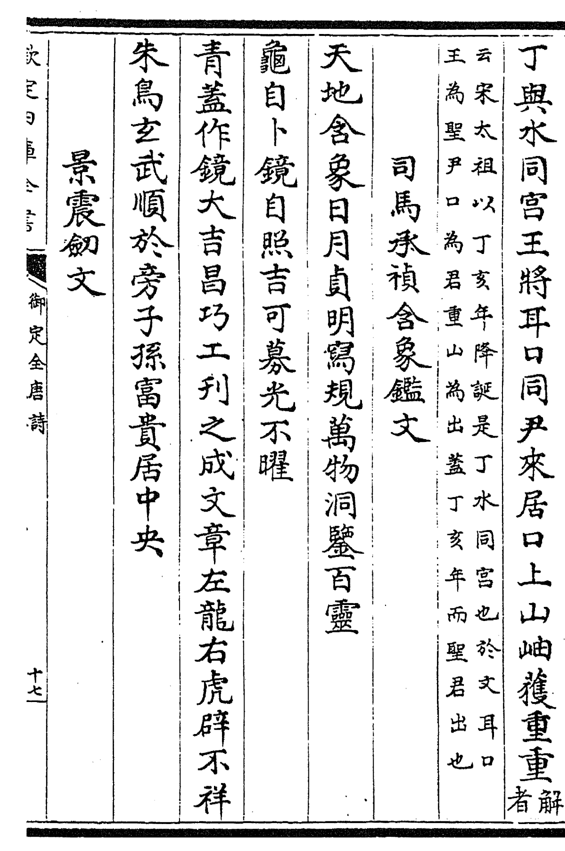
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未滿一千歲自有系孫列後

來是三皇潮水蕩禍殃巖逢二乍間未免有消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五代史補云潮蕩禍殃謂王潮除禍患開基也巖逢二乍間謂連帥陳巖死潮取閩也代代明封崇不過潮與審知兩世也

劉龑石讖龑初開國營構宮室得石讖有古篆十六其文云云

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絲吞骨蓋海承劉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龑建漢國歲在丑也兔絲者晟龑位歲在卯也吞骨者滅諸弟也越人以天水為蓋海指宋國姓也承劉者言受劉氏降也

南漢羅浮古劍篆文南漢主劉龑時羅浮山掘得古劍有篆文云云



丁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獲重重 解者云宋太祖以丁亥年降誕是丁水同宮也於文耳口王為聖尹口為君重山為出蓋丁亥年而聖君出也

司馬承禎含象鑑文

天地含象日月貞明寫規萬物洞鑒百靈

龜自卜鏡自照吉可募光不曜

青蓋作鏡大吉昌巧工刋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祥

朱鳥玄武順於旁子孫富貴居中央

景震劒文

撝雷電運玄星摧凶惡亨利貞

乾降精坤應靈日月象岳瀆形

高麗鏡文

梁末帝貞明三年王建立為王市有異人賣古鏡有文云云文人宋含弘解之曰三水中四維下上帝降子于辰馬者辰韓馬韓也巳年中二龍見一則藏身青木中一則見形黑金東青木松也謂松岳郡人以龍為名者之子孫可為君王也黑金鐵也指鐵圓謂今王初盛於此殆終滅於此乎先操雞後搏鴨者王侍中得國後先雞林後收鴨綠之意也弓裔令物色求異人東州勃颯寺有鎮星塑像如其狀

三水中四維下上帝降子於辰馬先操雞後搏鴨巳年

中二龍見一則藏身青木中一則見形黑金東

京西市放生池墓銘

太平公主於京西市掘池贖水族之失水者置其中謂之放生池得墓銘云云

龜言市著言水

古墓卜地詞

開元中江南大水明皇詔侍御史鄔君載往巡見道旁有古墓水漬其穴公命遷高原上既發墓得一石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

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爲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

衛先生墓銘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常閉門絶人事周知天文歷象窮冥

索玄後以壽終墓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刻窒廬瀆丘墓甚多旣至衛先生墓前發其地得一石刻字爲銘蓋先生之詞也師度異其事命工人遷其河

遠先生之
墓數十步

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

隱者瘞男銘

李泌少時有隱者攜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還此男痢疾顧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以此瘞之旣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療之終不愈而殂即以此函瘞之其人竟不來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錐畫

云云

神眞鍊形年未足化爲我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之玉
仙路何長死何促

烏氏葬碑 烏重胤葬先世掘得石碑云云重胤依而用之

牛領岡頭紅簫籠下葬用兩日手板相亞

巖腹棺銘 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爲雅州刺史於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銘云云果歎曰吾今葬此人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 録異記亦載此云地裂山崩水漂我臨及長江危欲墮欲墮不墮遇王果五百年後改葬我

古棺石銘 建州刺史熊博初為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冢藤蔓纏其棺旁有石銘云博時貧為率錢葬之

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

漣水古冢餅文 周顯德乙卯歲偽漣水軍使秦進崇修城發一古冢棺櫬皆腐得一餅中更有一餅黄質黑文成隸字云云其明年周師伐呉進崇死之

一雙青烏子飛來五兩頭借問船輕重寄信到揚州

沈彬壙篆 彬臨終指葬處以示家人穴之乃一冢未嘗葬人石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壙頭有一銅碑篆文云云

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廣陵古冢石刻 南唐保大中廣陵理城隍因及古冢得此或云李白詞也

日為箭兮月為弓四時躬人兮無窮但得天將明月死不覺人隨流水空山川秀兮碧穹窿崇夫人墓兮直其中猨啼鳥嘯煙濛濛千年萬年松栢風

王承檢掘得墓銘 王蜀秦州節度使王承檢築防蕃城至上邽山下獲瓦棺內無屍唯有一片舌肉色紅潤堅如鐵石舌上只有一髑髏中有一古錢有二蠅振然飛去片石刻篆字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墓也其銘云云是歲偽乾德六年丙子歲合

郎即王承檢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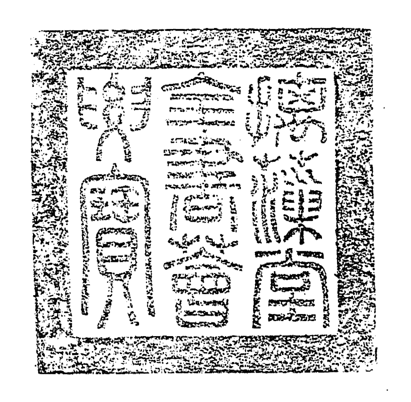
車道之北邽山之陽深深葬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乎遺芳地變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年壞者合郎

馬希振葬地碣 希振亦殷之子清泰中卒葬長沙之陶浦掘得石碣其文云云

蓋馬氏諸王雖於周廣順辛亥歲遷於江南然其國變實在庚戌故也

亂石之壤絕世之罔谷變庚戌馬氏無王

御定全唐詩卷八百七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左詢